

# 伏園游記

蔡元培

第 26 集



伏園遊記



著者伏園像

690  
366  
3

## 自 序

如果不是李小峯先生替我收集起來，這四篇遊記連我自己也許不會再看的了。第一篇登在一九二〇年的晨報第七版，那時第七版還不曾獨立成爲副刊哩。第二篇一九二二年，第三篇一九二四年，第四篇一九二五年，前兩篇登在晨報副刊上，後一篇登在京報副刊上。那幾種刊物都是我自己擔任編輯的，信手寫來，信手發去，原不想再看第二回，誰會料到小峯先生有這樣的好意呢。好意當然可感，而這四篇遊記委實不行。一旦印出書來，祇能證明我的淺薄不自今日爲然。此後，也許會有比較整段的功夫，可以靜默的觀察，可以細微的研究，並且希望遊歷的時間與空間愈加擴大，那麼，記敘的文字或者也可因而略工罷。

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上海，伏園。



3 1763 1700 0

## 目 次

南行雜記 . . . . .	1
從北京到北京 . . . . .	57
長安道上 . . . . .	79
朝山記瑣 . . . . .	111

南行雜記

# 南行雜記

## I.

### 到家了.

九月六日的傍晚,我坐在飛也似的京奉車中,向著正陽門疾馳而來,心中不期然而然的得到一個感覺,是“到家了。”這是從前杜威先生一家由福建講演回來時,三個人不約而同的感到過的。但我相信我並不受他們一毫影響。

北京有什麼值得令人牽記?這個問題用理性解剖起來,我實在也沒有話說。不過我一看見這四十天沒有看見的北京,總覺得比初到紹興時看見四年來沒有看見的母親還要親暱,那麼“到家了”這個感想,不發生在紹興輪船將到西郭門的時候,却發生在京

奉火車將到正陽門的時候，似乎也同出一源的了。

我在正陽門一下車來，看見樣樣東西都是我所願意看見的，即如拉車的兜客，似乎也比紹興的“少爺！坐得我個（的）車則（子）起（去）者啣（了罷）！”好聽得多多。這個理由連一句話也講不出；若要勉強說起來，或者可以舉一個象徵。北京是一株極大的枯樹，下面長出一支嫩綠的新芽；而我此次經過的各處，紹興自然更甚，却全是一蓬亂草，要整理也無從下手。或者因這一點不同，我便發生“到家了”的感想。

我是不承認生長的地方爲家，也不承認久居的地方爲家的。所以我覺得這次的旅行不可以稱南歸。我的回去是母親重病把我叫去的，迨回京時我母親的病還沒有全好，所以旅行時總提心弔膽，覺得背上負著一擔重担，與平常沒有其他目的的純粹旅行不同，所以我又以爲這次的旅行不可以稱南遊。自己既有其他目的，那末一切路上的觀察和感想，難免受這個目的的影響，這是我自己也



知道的，但因為保存他的本色，有許多地方索性照著感想時錄出，並沒有修改，因此文中側重感情的話或者更多了。

我不出京門一步既四年了，所以滿想借此旅行找點材料，但後來，坐在京奉車上，經驗便告訴我一切都未必成功。原來旅行之所以可貴，全仗有健全的身體，健全的精神，尤當有客觀的態度。像我這一次的樣子，這三個條件連一個也沒有具備，所以自己也覺得完全給這許多材料戰敗了。酒量窄的人，容易酒醉；久餓的人，據說又容易飯醉；現在知道能力薄弱的人，一旦感受知識太多了，還會患一種知識醉。我實在受不起這麼多的知識，所以被知識醺醉了。我醉中時時想念著大社會學者，大人類學者和大詩人了。他們有那麼大的學問，因為就近找不出材料，所以要跑到非洲去；我們呢，有了這許多材料，却沒有力量享用。

這感過“到家了”這個感想以後，又想從醉中追找一點可找的材料，把他記錄下來，總算不虛此一行，這結果就是下面幾篇小東西。

## II.

### 戰 氛。

仲密先生寫信給我，每每談起山寺中的戰氛，使我發生一種感想，以爲不但山寺，凡屬人類足跡所至的地方——甚而至于凡有生物的地方——大概沒有不瀰漫著戰氛的罷。不過我不是詩人，因而我對於戰氛的見解也不與詩人一樣。我以為戰氛瀰漫著太空，並不是悲慘的事情；好戰原是生物的本性，也是生物所以能進化的惟一原因。戰氛儘瀰漫著好了，——只要不殘殺同類。

生物中同類自相殘殺的很少，最厲害的莫如人了。我們做人類一分子的，應該用力消除這同類相殘的戰氛，並且爲生物本有的好戰性質找一個相當的對象。我以為這對象便是自然。

詩人愛“自然”，我不愛“自然”。我以為人與人應該相愛，人對於“自然”却是越嚴厲越好，越殘酷越好。我們應該羨慕“自然”，嫉

妒“自然”，把“自然”捉來，一刀刀的切成片段，爲我們利用。

愛“自然”的朋友們：“自然”不是好愛的呵。這回淮水南北的人們，可謂飽享了自然之賜了，幾千幾萬的兄弟，那怕你不願意的，也硬要你“與自然同化”了。這是愛恤“自然”的報酬。人不殺“自然”，“自然”便要殺人了，你知道嗎？

我用這個根本觀念做標準，去觀察評判這次經過各地的種種感受。這標準就是：人與人的戰氣幾等於零，而人與自然的戰氣却達于最高度的，這是好的；反是，人與自然的戰氣幾等於零，而人與人的戰氣幾達于極高度的，便是壞的。

例如江北的人們，只知拔幾根“自然的汗毛”來蓋屋，對於自然可謂愛護極了。但是據龔寶賢君對我說，這種草舍到第二年拆卸下來，腐草中盡是三寸來長的軟蟲，就此一端已經够可怕了。倘使你很起心腸，去剝下“自然”的皮來蓋屋，三寸來長的軟蟲就不會光降了。“自然”還該愛護嗎？

這是江北人對於“自然”的和平態度，戰氛之薄，可謂幾等於零了。但是他們人人相互間的待遇又怎樣呢？我離開浦鎮的前一天晚上，一個慘痛的消息飛來了。

工廠裏工頭要荐一個私人入廠。廠中却正沒有位置。他一看只有揚州老五是個孤幫，還可以使點手段。但是當這江北一帶生計困迫的局面，要找工作何等爲難，諷他辭退是絕對沒有希望的了。他於是妙想天開，對廠中同道夥計四五人都暗地說好了，一待老五下工時候，有意同他尋釁，不問皂白，先把他打個半死不活，然後鑽出和事人來，給他抬到醫院。

夥計們遵命辦了。到醫院時，他們問他：

“你辭工嗎？要辭工，我們可以給你代辭的。”

“不辭！一辭沒有飯吃了，女人小孩子都要餓死了。”

“你自己性命都要沒有了，還要管女人小孩子！”

“我不辭！我要問工頭……”

夥計們一看沒有話可以同他講，大家都溜走了，一面且將私人叫來在廠中先行工作。數天以後，老五的傷痕漸漸好了，走出醫院來想與工頭理論前事。工頭老實對他說，“你難道吃了這個教訓還不夠，一定要把兩顆眼珠斷送的嗎？”

老五記起兩月前一個工人被挖去眼珠的事，便只得忍着氣懶懶的走出。一切都完了。

這是他們人與人的相待！

凡是放棄“自然”不肯去殺戮的人，他的好殺的天性一定要找到同類的人來發洩。同類相殺的人恐怕一輩子只配住草屋的，因為他們把愛人類的愛情誤愛了“自然”，對於“自然”連掘一點黃泥來燒瓦的殘忍心都沒有了。

天下惟至弱的人纔殺人，好漢應該殺自然！

### III.

## 大 水.

津浦路の固鎮,新橋,曹老集,蚌埠,門台子,臨淮關,板橋,明光等各站附近的一帶,今年鬧出了一場極大的笑話,無論如何不可不記的.這就是淮河的汎溢.

我在北京是七月三十日下午動身的,八月一日經過江蘇安徽境內,就看見有大水的痕跡.稻穗已經成熟了,只待人早晚便可收穫,水却把他淹沒了半莖;低的地方,連成熟不成熟也看不出了,只露著幾片青葉,表示這水下面原來也是稻田.房屋,樹木,電桿,這時候都變了我的測水深淺的器具.啊!這邊二尺,那邊三尺,那裏還有幾乎半電桿的呢.可是這些東西誰也不來管領,只是懶洋洋讓他攤著.

這是我南行時的景象,是長江大水的遺痕.迨我回來,可就大不相同了.八月十六日我在紹興動身,經杭州而到上海.十八日

離上海，而十九日上海便大遭颶風之災了。從此風呀，雨呀，長江的大水呀，把我緊緊的困在浦鎮者共十三日。長江沿岸雨量本多，益以八九月正是雨季，我在浦鎮十三天，足跡不能下樓梯一步，簡直可說是悄悄的伴了十三天的風雨。本地人不論男婦老幼，誰也捲起褲腿，在水深二尺的街道上徒涉。

我初得津浦車被淮水冲斷的消息，便跑去問車站幾時可以修好，他說照例一天修好的也有，三四天修好的也有。待一等十三天而沒有開車，我似乎心中起了一種感觸，以為就算天下至愚的人，也沒有候車十三天而不想改走他道的。我於是打定主意，無論天晴天雨，一定在九月二日動身。路呢？到北京的本有三條。從朋友的勸告，京漢路防受戰事影響，北洋輪船防有大風，最安全的莫如仍走津浦路。九月二日早上，我的理想中的雖斷猶連的津浦路旅行便開始了。津浦車南段只能到臨淮關，北段只能到固鎮，這是我所知道的。中間冲壞的一段，我知道他的軌道還在，即使步行也要走到固鎮。

臨淮關將到了。呵，車旁兩面，白茫茫的，是大海嗎？那我們坐的是輪船了，又何以走的這麼慢呢？這時候我一生的經歷樣樣都想出來了，當中忽然引起了我一個記憶，彷彿這種情形已經是經過一回了的。呵，這原是那年冬季旅行時京漢道上的大雪。一片無風浪的水面上邊映著滿天的白雲，這景象與大雪時可謂毫無兩樣了。

臨淮車站四旁除了少數高地及鐵路軌道以外，盡是一片汪洋。站長的老太太對我說，這一塊是從前的豆田，現在化爲大海了，那一塊是去年的高粱地，收成很好，現在也化爲大海了。我一到臨淮，本想即刻雇民船上蚌埠的。站長說，「這裏到蚌埠，相隔僅兩個小站，鐵路一二十分鐘可達。民船非不可雇，不過極危險。遇逆風時，竟能慢至六七點鐘，代價至少也要八元或十元。好在津浦路後天能通了，你不如暫住臨淮兩日。但是，我知道臨淮幾個客棧都住滿了。地下房不必說，早已是半屋的水；樓房能租人的，每晚至少十元一榻，但已經沒有隙地；就近的醫院，也已住得



很擁擠。”他硬留我在他車站暫住，我也只得住下了。

總工程師拍來電報，九月四日可以通車，不過乘客到門台子須步行一段，約計半里，行李則叫浦口事務所派三四十人到地搬運。北行車開到門台子，由北段派空車來接，南行車則叫南段也照樣辦理。這是初二三的消息。初四早晨，消息又變了。乘客不必下車，門台子危險的一段軌道，上面放著空車數十輛，北行車開到門台子，與空車相接，北來的空車也與軌道上的空車相接，乘客行李等等，只須全在空車中行走，這樣便省事多了。但一到下午，方針又變，車到門台子，將車頭移到車尾，慢慢的把列車向前推去，推過危險地點，再由北段預備的一個車頭把列車接去。如此車頭斤量較重，可不經過危險地點，而乘客與行李，均可不廢搬運的麻煩了。

門台子到了，一切都照計畫實行。軌道兩旁的大水，自然比臨淮更甚。水深浪大，助之以風。軌道震動，上及車身。道旁為風浪沖壞之處，全用車站附近的石牆拆來填補。

車行之慢，幾乎不及人的步行。乘客都惶惶然，甚至不敢出聲。如此四五十分鐘，難關度過，這纔到了蚌埠。蚌埠以北，本來是第一次沖壞的，現在早已修復，沒有什麼危險了。

如此一場大水，我所以當他一個大笑話看，不用說，因為這完全是由人自己招來的。我們只要看成災以後，那班人的態度，便可知道他們對於生命的不以為意了。安徽實業廳派了一個人到各屬來調查實業，據他說，他路經臨淮時候，見有一所大屋，頂上站著七八人。水離屋頂僅三四尺了。他對他們說：

“我船中只有一主一僕，空著呢，你們可以到我們船中來。”

“不要下來，站在這裡不打緊的。”

“為什麼不要下來？”

“屋內都是家具，水退了恐被別人拿去。”

“水還要漲呢。性命都快不保，怎麼還管家具？”

“不！已經問過神明，水快要退了。”

兩天以後，船再經過這個地方，屋子也沒有了，人也不知去向了。淮水下流，五六個七

八個用汗巾或褲帶幫著的死屍，是常常看見浮過的。他們說，這是因為一家人寧願死在一起，不願離散。那屋頂上的七八位，料想後來也變作七八隻蝦蟇模樣的一串，浮出淮水漂到東海去了。

這是他們對於生命的見解。

除了這些人以外，那向著自然掙扎，正如大水中的草木的，自然也還有不少——或在船中生活着，或在高地上搭起草舍來生活着；那掙扎不過的，便和掙扎不過的草木一樣，俯首往死亡的路裏去了。

遇見天災，人也會和草木一樣的掙扎，我看了覺得有生之物對於生命都具同樣的熱誠。但我所不滿意的，人之所以異於草木鳥獸，是在他對於自然，除肉體以外，還能用精神掙扎，除自己以外，還能為他人掙扎。大水來了，大家各自逃命，非但同種族同鄉村的人可以掉頭不顧，就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以頃刻離散，掙扎能否得到美滿的結果，看各人掙扎的力量，這與草木鳥獸有什麼區別。

我希望受災的人們，從此得到教訓，頂好

先同心合力的設法防堵。天災沒有不可以用人力預防的。我試問：自以爲有一點兒文明的人所居的地方，是不是應該讓河流永久無邊的？地球上沒有人類的時候，水自然放膽流着好了。但人有人的能力，能把河流引入一條規定的道路，使他不向外面泛濫。現在中國的大河，其流法還是甚古，水勢大時江面也加大，小時江面也減小，這種樣子，如何能保得住沿江居住者的安全呢？我希望大家趕緊拿出自己的精神來，在未成災時盡力預防；還拿出對於他人的同情來，在成災以後盡力救濟。倘不管這些，只知大難來時各自逃命，那麼天災將未有已時，而人類將永爲自然的俘虜了。

#### IV.

### 津浦車中一個女孩子。

南行的津浦車上，我的坐位的近鄰，坐著一對男女，從他們的舉動推斷起來確是夫婦，但年紀的相差似乎太甚了。男的和我不談話，一問而知為天津的商人，挈眷回廣東去的；那女的不過二十歲上下，穿著粉紅色的衣服，粉藍色的褲子，不繫裙，並且脫下男人式的皮鞋，把兩腳擱在對面凳上，似乎顯出十分廣東人的神色。遠遠的相隔兩三比坐椅，還坐著一個十一二歲模樣的女孩子，戚戚的面色，看著那一對男女，似外人，又似自家人。是外人嗎？仿佛中間有一條無形的綫牽著；是自家人嗎？却又比外人還著實恐懼，而恐懼中又含著幾分憎惡。兩夫婦吃麵包了，那男的也客客氣氣的遞給我一個，我婉辭了，然後他轉去凶狠很的遞給那女孩子一個。我看出他這凶狠很的神色，只是裝給他的女人看，我遂明白這三個人的關係是怎樣了。

晚上九十點鐘時分，女孩子早已毫無掛牽的，安然的獨據一個椅子睡了，這時候兩夫婦也全不理會。那男人的勇氣，雖然也能跳下車去買點零星食物來供兩夫婦共吃，但要拋開了這婦人，或說妥了這婦人，分出一點功夫來去愛那本性要愛的孩子，據我看來，却是夢想不到的事。他雖然也間或偷眼去望那孩子是否招冷，但也並不拿點東西給伊去蓋，一直懶懶的在“父性的愛”與“夫性的愛”的歧路上睡到天明。

次日午間，車將到浦口了，各人都整理自己的身面。這小孩子也受著男人的命令，叫伊自己梳過髮辮。伊輕輕的走到他們身邊，用著大力從椅子下面拖出一隻笨重的皮箱來，從箱內取出梳子和刷子，悄悄的自己梳刷，一直到自己打好髮辮，將梳子和刷子再向皮箱中藏好。這時候男人固然不慣這種梳沐的事，只能在旁呆看，那女的也不但毫不援手，反用惡眼斜看伊，冷臉嗤笑伊。同車的許多旁人呢，談天的也靜止了，瞌睡的也醒松了，只是張大了眼睛，陡起了精神，注視這三個人的

一角。我從他們眼光裏，看出他們的腦子也不絕的在那里工作；我癡癡的想，要是此刻沒有機輪轉動的聲音，我們一定能夠聽出各人思想轉動的聲音了。

這女人極寡言笑，即不是對於孩子，他永遠板着面孔。伊的丈夫因為他們的茶壺裏沒有茶了，拿着杯子到我這邊來倒了兩杯，一杯他自己喝，一杯給他的妻子。伊喝時顯出一種神氣，不是感謝丈夫給伊倒茶，也不是對於給他們茶者有所表示，却依舊板著面孔，帶點憤恨的樣子，彷彿說，為什麼我們自己沒茶，却要去喝人家的？我看出了一部分伊的性質，推想伊對於孩子，並不增加多量的仇視的感情，因為伊對於一切都仇視，這是有別的心理上的原因的。

有這一種性質的人，做了後母，自然容易顯出十分後母的彩色。但我以為前妻所生的子女，對於後母算不算是子女，實在是一個問題。他們雖然是伊的丈夫的子女，但也是伊的情敵的子女，並且決不是伊自己的子女。既不是伊自己的子女，叫伊從什麼地方愛起

呢？母親對於子女，自然有伊的世間最大的母親的愛；平常女人對於平常孩子，自然也有他們的廣泛的母性的愛；但這都非所論於後母對於前妻的孩子。那要伊用母親的愛嗎？他們並不是伊的孩子。要伊用母性的愛嗎？名義上他們却是伊的孩子，又不能用普通母性的愛來愛他們。在這個難題上，再參和一點後妻對於前妻的妒的分子（前妻雖然死了，後妻對於伊的妒心是事實上常有的），於是乎後母對於前妻孩子的態度造成了。

所以我說，要是世界上有一種承認人們可以再婚的制度，同時必須有一種規定兒童公育的制度，倘像現制度的模樣，人必可以問：制度將何以處前妻或前夫的孩子？



## 故鄉給我的印象

同鄉許欽文君解說懷鄉心的話很妙。他說大概幾十年的老出門者，還有吃不便，用不便，聽不便，說不便等故障，而出門時一定非帶乾菜火腿做路菜不可的，這種人的懷鄉心一定極濃厚。我是向來不喜歡帶火腿乾菜出門的，懷鄉心之薄，照他說來也是當然的了。

我對於故鄉，雖沒有濃厚的感情去懷念他，却也並不想用憤怒的感情去憎惡他，正如不想憎惡任何地方一樣。但覺得他對於我也未免太薄待了：爲什麼沒有一點兒好的印象給我？

現在我把這次他給我的印象拉雜的算起總帳來罷。

我母親患的是半身不遂的病，我一到家以後，就主張趕緊看西醫。親戚們一個說，西醫嗎，某人也是同樣的毛病，後來給西醫醫死了。又一個說，某人本來做染匠的，後來在西

醫身邊跟了兩年，現在也做西醫了，西醫在這里是沒有人看得起的。他們都想了一種文不對題的話來抵禦我。雖然後來我用病人兒子的資格，總算竭力的把他們說服，但我從此知道鄉人對於生命，雖也不是不知道保護，但還憑藉著習慣與成見，甘心向死路裏撞去，和科學相去還很遠呢。還有那等而下之的人們，忽而送仙丹來了，忽而送神藥來了，忽而有人主張算命了，忽而有人主張念佛了，這些東西雖然不像毒藥一般的就立刻會把人殺死，但只消略一服從他們的好意，也已夠得我們病人和侍病的人頭昏目眩了。你拒絕他們嗎？他們真真是出於好意。你也用好意開導他們嗎？那裏來這許多的功夫。沒奈何盡我的力量有形的無形的破壞，打定主意無論能破壞多少都是好的。

五年前我將要離開故鄉的時候，城裏一個老嶽廟忽然遭了火災。人們都放大膽子說：這怕什麼呢？神明不要住舊屋，有意把他燒了，可以換新廟。這倒確是實情，我目見一二禮拜以後，認捐者的芳名，已在廟前牌上揭

布了一大篇，單是捐助門檻的便有一位無名的太太。鄉俗，婦人再婚者，幾乎不齒於人類，社會上的悠悠之口，已經夠得他們不能出頭，而此外還有無形的苦痛，便是恐怕將來死後下地獄。消除後一個苦痛的惟一方法，就是待修廟時去捐助門檻。老嶽廟遭了火災，當然是那班內省多疚的太太們希求超度的大好機會，所以捐大殿門檻者竟有三人之多，——但這也不消說，誰肯將真姓名宣布出來呢？所以變做無名的太太了。果然，我這次回去，老嶽廟早已美輪美奐，並且香煙繚繞了。

我想，人有一種瞻顧將來的天性，婦人們尤甚，這是從生物遺傳下來專為保護後嗣用的。育嬰院的建立呀，學校的種種制度呀，教科書的編纂呀，玩具的製造呀，以及一切精粗大小的各種對於兒童的設備，無不是這一種天性的應用。但一走錯路，把所謂將來者不看作自己的子孫，却看作本身的來世，那麼什麼事體都隨著糟了。我到故鄉以後，看見老嶽廟之煥然一新，而學校之愈形腐敗，不禁起這一種感想，以為前途一毫也沒有希望。他

們還把將來的眼光不放在看得見的活潑潑的兒童身上，却放在不可捉摸的死後的自己身上呢。

有這種統治於神權下的社會，無怪仙丹呀，神藥呀，不絕的蒙那班好意的人們送來了。我當初對於中醫，純是一腔的憤怒，以為他們老是說什麼金木水火土咧，風寒咧，濕熱咧，捕風捉影的，聽了真令人討厭，辨不出他們是醫生還是道士。後來一轉念，對於他們忽然起了一種同情，以為實際上講來，中醫也正與西醫一樣，在這種社會裏同立於劣敗的地位。人們還相信吃仙丹，吃神藥，不必說西醫，就是中醫也還相離很遠呢。不過那班中醫，也自有他們可恨的地方。他們對於這神權社會中的病家，非但不想鼓吹他們那半道士式的醫術的萬能，有時簡直順水推船，把自己的半道士式的醫術也根本否認了。我從前，不是這回，聽見過一個醫生的高論：他因為醫了不見效，便對病家說，“照脈象看來，他（病人）早已沒有病了。這一定是有陰人，你們趕緊安頓

罷。也許是他(病人)走路不小心,衝撞了他們(陰人),所以跟到家裏來討賠的。”這明明是說世界上不應該有醫生的存在,却只准有鬼的存在,可謂足夠丟盡醫生的臉了。但是那病家也真配聽這種高論,他們聽了心裏比吃冰還涼爽,以爲這真是好醫生。在這種病家的眼光看來,這個醫生確比那種中醫的死忠臣,斤斤較量藥味應該如何包,如何煎,如何沖者著實高明。他們其實也不相信中醫,他們以爲這樣斤斤較量倒是虛偽,難免要醫死病人。

所以神方,中醫,西醫,三個階級,你若要考查他們對於那一個信仰最深,莫妙於反問他們那一個最容易把病人醫死。他們一定說,“西醫沒有一個醫好的,中醫次之,神方却是最靈驗,真真藥到病除的了。”看了這樣的社會習俗,自然對於半道士式的中醫,不免要起一點相對的同情了。

人家一定要問,這種社會裏的智識階級到那里去了,難道沒有一個報館輸送點智識給普通社會的嗎?我於是乎想起報館來了。

高一涵君說四川有二十四天以前的報看便算幸事，但我的故鄉全不如此。上海的報，當日晚上，至遲次日一早，就可以看見。本地報呢，只是這一點小城，就也有四個報館。不消說，一看那種報，很有可以使人寒心的地方。一切緊要新聞，本來照例是抄上海報的，可以不用管他。只就社會新聞而論，滿篇都是刻板的文字，與刻板的內容。材料中最占大多數的，自然是金錢的爭執，與男女的關係，而用一種幸災樂禍的文筆記載出來。這種格式，大概先有一人作俑，後來凡屬相類的事實，便翻查成案，振筆直抄。他們也不管是否新聞，大概只要是稿便登載。我曾在新聞欄中看見一則某人的醜史，內容是敘他去年一段妥妥的事，與今年毫不相涉。這也算是新聞！我記得芮恩施對新聞記者演說有一句話：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纔算新聞。像這一種某人去年的醜史，簡直可以說是去年狗不咬人了，還可算是新聞嗎？果然，現在中國的報紙，無論如何的能手，看見社會新聞也難免掩飾。但是大病每在找尋材料之不得法，和記

載手段之不高妙。像故鄉報紙所犯的毛病，似乎我在別處報上極其少見。所以要利用他們把智識輸入普通社會，恐怕是很不容易的事。

我看了這種報紙雖然寒心，但總還有一點疑惑，以為鄉人縱有別處人所有的種種惡的性習，甚或格外加多，但未必沒有別處人所有的一點好的性習，即使格外稀少，但報紙上何以一無所見呢？這纔又想到他們的刻板文章與刻板內容了。報紙上有了刻板的文章與刻板的內容，即使實際上發現了好的新聞，訪者必將因其不能鑄入舊模，棄之不顧，這還是小事，最可怕的是訪者不但先有刻板的文章與內容，他自己身上還長著一雙刻板的眼睛，好的事情他未必看得入眼。這是智識階級的有無智識的問題了。

還有一個大毛病，我以為他們也正與現在的大多數人一樣，是根本上缺少一點好意。我覺得記載手段的是否高妙，採訪手段的是否得法，甚而至於有沒有這樣徒存形式的報

紙,都是第二個問題,最要緊的是人們互知道,互相諒解。我看了社會新聞不是客觀的敘述事實,却是極帶一種玩世意味的攻擊個人,覺得他們除了欠缺智識以外,還欠缺一樣別的東西,這大概就是我所謂的好意了。譬如說罷,某人做了一件什麼壞事,這用社會學的眼光看來,考查這壞事究竟是誰做的,並不十分重要,報紙只要將他的真名宣布出來,也已儘夠了,但他們却非將他的綽號宣布出來不可。拿起社會新聞來看,十條攻擊個人的新聞,其中有九條是有綽號的。我不相信凡屬鄉人都有一個綽號,也不相信凡屬鄉人之被報館攻擊者都有一個綽號,那麼這個加添綽號的罪名不免又要加到文人身上來了。

我也不必諱言,這個加添綽號的惡辣手段,本來是鄉人用以陷害別人的。我敢說一句武斷的話,近世數百年來,凡屬中國人,無論住在那一省,那一府,那一縣,都有被我的鄉人用加添綽號的惡辣手段陷害的可能性。他們盤踞在大大小小的衙門裏,好惡只隨他們的喜怒,凡是他們認為可以處罪的,除了種種



別的文字上的布置以外，最輕妙不費力而收效最大的，莫過於任意給罪人加上一個綽號。文字上的褒貶，起原本來甚古，孔二先生便早在春秋上用這種手段論人。而在一方面看這文字的大多數人，也早已種了隨文字之褒貶爲褒貶的毒根，以爲一個人有了這樣粗鄙的綽號，斷斷不見得是好人，就加以強盜的罪名也決不爲過。於是盤踞在衙門裏的人們得其所哉了。最近一二十年來，這些人的勢力逐漸滅殺，但是這些人的孩子們，還著實相信法政學堂是唯一的出路，螞蟻附膻氣一般的瞎撞進去，外省的人們似乎還應該緊緊的防著呢。

但是事實竟出人意料之外，害人者卽所以害己。我想九泉之下的老師爺們要是得知，看見現在的本地報紙上，盡是一大篇的綽號，並且用那種毫無同情的文筆，玩世的記載他們子孫自家人的事蹟，一定要號咷大哭一場。

文人的任務，是在一面將人的好的處所發見出來，客觀的記載出來，告訴別處的人們，

這裏也有你們的兄弟，一方面將人的惡的處所發見出來，客觀的記載出來，告訴本地的人們，這些是你們應該改善的。故鄉的報紙，在北京少有見面，只有從前在大學門房裏看見過一份封面上寫著“蔡鶴卿周啟明二先生同啓”的外省報，從郵印上看出確是從他們的故鄉寄來的；他們一個住在東城，一個住在西城，後來怎樣的“同啓”了一下，我終於沒有知道。因此我很想在這一次南行時，順便看看故鄉的報紙，借著他和我的久別的故鄉會一會面，或者介紹給大學的圖書館，使別人也知道浙江省裏有這樣一塊地方，這樣一羣人，在那裏幹這樣這樣的事。但是結果很使我失望。我相信故鄉決不像他們記載的樣子。他們是一面哈哈鏡，有意把真實的人照得七凸八凹了。

看了這樣的社會，我想無論什麼人，一定要同樣的發生一個疑問，就是，他們的教育如何？正如植物被蟲吃了的時候，人一定要問，“芽頭萎了沒有？”

前面已經說過，鄉人的瞻望將來的眼光，還放在不可捉摸的來世，著實無暇顧及腳跟前活潑的小孩兒。但是因為種種關係，教育却也不能不有，於是我要先將他們對於教育的態度來說一說了。

初開學堂的時候，他們看出學堂是洋字一類的東西，所以都敬而畏之。學堂的第二個時期到了，他們覺得這是官字一類的東西了，於是乎畏而輕之。後來學堂越開越多，內容越長久越明瞭，發見這並不是洋鬼子的偵探，也不是皇帝的欽差，不過設立來教育他們的“小畜生”<sup>(註)</sup>的，這時候的教育真不值得半文爛鉛錢了。

(註)我一點也不冤枉他們，他們十人中有九人罵自己的小爺小奴為小畜生。從這三字可以推知他們對於孩子的態度。

現在他們對於教育的態度，還陷在第三個階級裏。要整頓教育，此刻無論如何不能在教育的本身下手，最要緊的是使他們看重自己的孩子。待他們對於自己的孩子真是當人看待了，然後再使他們知道研究學問的

重要。因為我常常聽見有人用一句口頭禪，是“我們反正是經商的，讀書做什麼呢？”這已不是看不起學堂，也不是看不起孩子，只是把學堂與孩子看作兩件極不相關的東西。因為他們只知道經商的人便不用讀書，不知道經商的道理方法也要從書裏面得來。

有一個中學堂和一個師範學堂，都是別人來替他們辦的，好壞他們都不管，其實連怎樣叫好壞他們也未必知道。從前也經過一個時期，這兩個學堂都是自家人辦的，但是這怎麼得了呢？熟面孔最容易吃羣衆的虧，熟面孔與熟面孔又最容易爭奪，只要走來一個遠客，便什麼都好辦了。

這次我到家以後，有一位師範學堂的教員來看我，我便問起他們學校的近況，他說，‘學生們是想新的，但是缺少根據。’我當初沒有細問，後來一想，這所謂根據究竟是什麼，却有些答不上來，大概是說學生們不能看進化論，互助論，資本論，相對論一類的書罷。但是我又疑惑，中學校的學生，能夠不能夠，應該不應該，看這些新思潮根據的書籍，實在是一

個問題。再想下去，中學校的學生，是否應該有新有舊，想新想舊，實在更是一個問題。中學教育的目的，是使學生們知道橫的天然界有多少東西，縱的人事界有多少歷史。要是中學教師能盡這個目的去做，我可斷定中學的學生，一個也沒有新的，一個也沒有舊的，只是一個一個的都是預備做成人的健全胚子。所以我覺得教育學說的新舊，教授方法的新舊，都是教員方面的事，中學校的學生實在可以暫且不管。

新思想傳播到鄉曲，色彩本已不見得濃厚了，再加上多少的誤解，結果自然只落得一場短期的空熱鬧。我便中走過書肆，問他們近來有什麼新到的書籍。他們說，“新思潮現在已經過時了，所以上海來的新書也很少。從前大大的通行過一時的，如今買的人也漸少了。”

但這都沒有什麼要緊。我以為感染來的新思潮，或者遠不如自己發生的格外可貴。我所唯一希望的，是父兄們自己已經腐敗了，千萬不可再去害子弟。他們所認為寶貝的

東西,千萬不要往孩子肚皮裏亂塞,只要讓他們自己發展,那麼三四十年後的故鄉,一定可以不如今日的樣子了。

還有許多不成片段的寶貝,似乎也很有保留起來的價值,可惜我的記憶力太壞,記載手段又太劣,不能好好的盡保留之職罷了。

現在把這些東西暫且一條條的寫在下面。

一：一個錢鋪子裏的漂亮商人說：“蔡元培真是個敗家子呵！他可瞞不得我的一雙眼睛。他的兄弟整千整百的洋錢匯給他，我都是親眼看見的。這種兄弟真是好兄弟，這種阿哥真是傻阿哥！”

又一個年老點的人說：“他這翰林遠不如黃壽裳這翰林，一個雖然也不見得能幹，總還做一任知府，撈了十幾萬家私，他是連一任知縣也幹不著！”

二：一個在北京的銀行裏當文書的人，議論他一個朋友的兒子的病症，說：

“這該死！這該死！他得病以前是真

老伴，但是這一點好：汽水冰其林從來不上口的。我究竟沒有病痛，哼，這種後生們那里肯聽！他們愛時髦！

“去年，老范也上過一回大當。他學了時髦，也要看看西醫。毛病並不重呵，西醫却把他的頭拿去到冰裏面一冰，那可糟糕了。後來還是我勸他，他自己也覺悟了，趕緊請中醫，吃了二錢至寶丹纔開了竅。”他伸出兩個手指，搖搖頭，再說，“險呵！你學時髦去！學時髦的人應該給他們吃點苦。”

三：又一個在北京銀行裏當收支的人，年紀也有五十多歲了，在席上閒談，中間有一段說：“所以我現在的嫖興也大減了。第一現在的姑娘們都是大腳，看了與看男人一樣，先鼓不起我的興致！”

四：一個在上海衣莊裏當經理的親戚，問我說：“現在令弟在法國做什麼呢？”

“學圖畫，”我說。

“他跑了三四十天的路程只是爲學一點圖畫嗎？”他意以爲這是我騙他的。

“他的性質與圖畫相近，法國的圖畫又

有名，所以他學圖畫倒是很相宜的。”

“我想太不值得了，你勸改學法政好不好？”

“不好！一個人只有他愛學的東西學了纔會成功，法政與他性質不相近的。”

“我看總是法政好。學法政回來的人至少也是一個省長。你看現在的督軍省長擄起錢來多少利害，起碼總是幾百萬。”

“倘只爲要擄幾百萬，那麼何必跑到外國去，只要在本國學擄幾百萬的方法就好了。”我這樣回答他。

“我想路越跑得遠，回來掙的錢便應該越多。他原來去學些圖畫，跑這許多路太不值得了。”他很失望似的說，意謂年青不懂事，跑得遠路到那里去學點玩意兒，却把正經事拋了。“那麼他學了回來仍是與我們生意人一樣！”

“正是，”我說，“生意人靠每天工作吃飯，他將來回國也是靠每天工作吃飯。整天不作工，却要去擄幾百萬，還不是和做強盜一樣嗎？”



“那不用說了。一個人不是爲名，便是爲利。我知道了：你們既不要利，一定是爲名了。”他自己勉強把這個難題解決了，其實依然沒有明白。我想我何必同他爭論，還是讓他自己解決就算了。

以上四則，真是滄海裏的一粟，其餘爲我所沒有遇見，或遇見而此刻一時想不起的，還不知有多少呢。但是只看這一點，已經也儘夠可以寶貴了。照例這些東西未必能走進我的耳朵，因爲懷著這些東西的人也早已自知謹慎，不大肯給他們心中的某一種人看見。但是我頗有這個本領，使他們覺得我的存在直與不存在一樣，他們儘可以暢乎言之，——像第四則我同他對話是很少的。這個本領從什麼地方得來，我自己也不大曉得，彷彿記起從前在什麼書上見過，到蜜蜂窩裏取蜜，採取的人須得小心謹慎，使蜜蜂們覺得與沒有這人一樣，否則便要被他們放毒刺，或者我無形中受了影響。但是，我敢深信，我不像採蜜的人一樣；他是越採得多越快活，我是越採得多越心傷。

## 浦鎮十三日之勾留。

我萬萬想不到，這一次回京時，要無端的在浦鎮去住十三天。津浦路沖斷是我早經知道的了，但我以為只要在南京停留兩三天可以通車，所以絕不想到海道，長江輪船與京漢路。

到南京的第二天，許欽文君就渡江來把我邀去，說在南京與在浦鎮反正是一樣的等車。我就當夜同他到了浦鎮，預定明日一早再渡江來，逛一兩天南京名勝。不料當晚風聲大作，次日早上又繼以陰雨，遂決定暫不渡江，只寫一信給下關旅店，說倘有人找我，或有信件，都可轉到浦鎮來，詎知事又出人意表，從我到浦鎮的第二天起，一直斷斷續續的下了十三天的風雨，中間沒有半日的停止。到第五六天時候，雨稍除點，我硬著頭皮渡江去，走到旅館，掌櫃的驚問我這麼多的日子在那裏，說有許多來找的人都碰頭，許多信也退回丁。

我說我明明有信給你們，說我在浦鎮。他說沒有收到。我說我明明寫著江南第一旅館執事先生收，怎麼會不收到的呢？他說，“阿，原來那一封信就是你先生寫的嗎？我們因為這裡沒有執事先生其人，早已拒絕了。”這怎麼好呢，真把我氣得不能開聲了。沒奈何再在旅館裏寫了一張條子，貼在門口，並叫掌櫃的緊緊記著，我在浦鎮什麼里多少號，於是我又邁返浦鎮了。

這十三天當中，在浦鎮得到些什麼？這我已在許龔二君面前受過一回考試，可以背誦出來一點也沒有錯，現在再覆試一回罷。

背東南而向西北的房子，面臨街道，後臨河道，正對面是一家孔四房清真客棧，裏面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年婦人，一個四十餘歲的中年婦人，一個十八九歲的少爺式的青年兒子，以下再是兩個十歲以上的女孩，一個十歲以下的男孩，因為常要朝著我們裝作嬉皮笑臉，所以我們叫他頑童的。從老年婦人直至頑童為止，身上都帶著孝；我們均猜想這死的大概是中年婦人的丈夫。但又不然，老年婦

人爲什麼要給兒子帶孝，發生了問題。於是許君天開妙想，說老年婦人一定是死者之妻，中年婦人是死者之妾，但我們終不大以爲然。

老年婦人勤儉極了，一早五六點鐘的時候，有時我們還沒有起來，便聽見伊在門口鮮菜挑裏買菜論價的聲音，從此開手勞作，整整一天，直到晚飯以後纔停止，如紡紗咧，淘米咧，煮飯咧，上上排門咧，去荳芽菜的根咧，水淹入屋內時在地上搭挑板咧，什麼事體都做。其次便是中年婦人與兩個女孩子，他們除了互相梳髻，稍費一點功夫以外，其工作的沒有間斷，也不亞於老年婦人。至於兩個男孩，一個頑童式的，年紀已經到學齡了，但並不看見他入學，他的樣子是告訴人他將來大了以後也像那十八九歲的哥哥一樣。那十八九歲的哥哥是怎樣的呢？他居恆並沒有什麼特點；我真的太不善於觀察，當初看見他穿的一身立領的洋服，以爲他是個鐵路上的剪票員之流，龔君說不然，他一定是個休學的中學生，後來研究，覺得大體不錯。他除了吃飯吸紙煙與弟妹們玩耍，或街上有什麼風吹草動的小

事便出去觀看以外，便坐在店門口閒望，他們說他是在望我們東邊樓窗裏房東的小姨子，這也許近是。但我並不以他爲不然，我主張青年們只要不可忘了自己的事業，這時候男看女女看男是極應該的，儘管放著膽子正大光明的選擇自己的伴侶；不過第一不可躲躲閃閃，越怕人知道或者越鬧出大笑話，第二不可在選擇定了以後，再有這樣類似選擇的行爲，在愛情中轉輾的生活著，虛靡了一世。

少爺的生活，但是，也很清苦。老年婦人中年婦人與兩個女孩子更是不用說了。少爺與幼年的一個所謂頑童，是合家所奉爲寶貝的，有時他們與姊妹們有什麼爭論，兩個婦人照例不問是非，屈女孩而直男孩，吃飯時也給他們兩個人先吃。但是，我們從樓窗口偷望下去，這兩個闊人也不過吃豆板菜過日子，潮水來時魚價賤，也只有間或幾條小小的，便算作他們的盛饌了。這也難怪，漸死了一個人是無疑的了，而他們這客棧，是從來無人照顧的，我在他們對面住了十三天，絕不見他們有一個旅客，所謂客棧也不過只有一個名頭，

住住幾個自家主人罷了。

孔四房客棧是在我們正對面，與他並列的還有許多臨街的小屋子，多半都是草舍，間或也有幾所瓦房。其中的人有撈篾爲簞的，有炸油條，烙燒餅的，有開小雜貨店的，生活都是不堪其苦；而且大多數沒有樓房，一漲大水，大家都搭挑而居。我們住在樓上的，水流入屋內時，尚且常見有極大的錢串子蟲爬上樓來，可以料想他們沒有樓房的在大水時所吃的苦，只論蟲豸一種也已儘够了。

孔四房的後面一帶是山，離他不遠，山脚下還住著許多人家。因爲他的後門，可以通到山麓，所以我們間或看見山下人家的男婦老幼，爲貪近便起見，有從孔四房的前門出來的。但這自然須得孔四房的允許，誰也不能任意假道。不過這個允許當然不是說有什麼方式的，只要一向假道下來，雙方沒有異言，便自然率由舊章。但這絕非所論於忠厚的人，慳直的人，或不大知趣的人。

山下人家有一個所謂傻婆也者，年不過

三十一二歲，大水漲時，伊天天赤著腳，高捲著褲襠，往二三尺水深的街道上緩步的走過，每天總要走十趟上下；到市上去買菜一二趟；提了磁茶壺兩三把到近市的地方去買開水又是一二趟；拿着米籮菜筐到河埠去淘米洗菜又是兩三趟；據說伊的丈夫還在市上開着一家小雜貨店，所以傻婆有時空手上市，是去管理自己的店務的；店務餘暇，伊還要抱着自己的孩子，就近街坊閒逛，間或每天也要一二趟。伊是這樣一個來去頻繁的人，也天天在孔四房假道，加以伊的性質既可使人名之曰傻婆，當然是不大活潑，孔四房女主人們的不滿意是無疑的了。一天，我們看見孔四房自老女主人以下，差不多全家，在自己門口，像什麼衙門的衛兵一般，排隊站着。我們知道有異，出去看時，傻婆正提着米籮菜筐，新從我們屋旁的河埠回來了。伊要是早知他們擋駕，反正有路可走，只差得稍遠一點，不到孔四房去假道也就罷了，但是傻婆的單純的心理還辦不到如此。老女將軍率領小孩子，一見傻婆依然沒有改變方向，朝著他們的大門而來，便緊

緊的堵着門口。在優婆一方面呢，却是與從前同樣的舒徐，到了門口，也仍是如入無人之境。這樣一面緊張，一面弛緩的空氣之下，結果是優婆依舊闖進了門口，搥門的人只拔出拳頭來在伊的背脊上打了幾下出氣了事；但是優婆一直往裏走彷彿只想即刻穿出孔四房的後門，達到山下的伊的目的地，對於他們毫沒有什麼抵抗。

優婆而外，還有一個使我不容易忘記的，是賣鮮菜的婦人。伊的住所大概也在山麓，不過離得遠了，我們沒有詳細知道，我們所知道的只是伊天天担了鮮菜——綠白相間的韭菜與小白菜——在滿水的街道上徒涉，並且每每找一個空閒的地方等著人家買罷了。我估量伊的年紀大概也與優婆彷彿，不過二十一二歲。我倚著樓窗看了伊的身面，對龔君說，這個人還是才做了新嫁娘哩。伊赤腳是不用說的了，這是浦鎮極平常的風氣，況且這回又有大水。伊的頭上首飾，似乎銀色既毫無轉變，而上面染著的翠點又極其新鮮。土布衣服，土布褲子，深藍都沒有褪色。這明



明表示是伊的嫁時衣。從伊的面色與這些服飾上的根據，我便說伊是纔做了新嫁娘的。龔君也以爲然，遂繼續說出關於伊的一段故事。這一說而使我連上述的一段情境也不會忘記了。

龔君說伊是一個極忠厚的女人。有一回，他初見伊担着鮮菜到這條街上來的時候，街坊一個人出來問伊買菜秤好以後，將付錢了，伊又添了他一小把。誰知做好人是極危險的，旁邊小孩子和婦人們都看見了，大家走到伊的菜挑旁邊，初時還正正經經的問伊購買，要伊加添，後來你一隻籃，我一隻手，迫得伊無暇應付，不問會否付價，只大家混水捉魚，各得着一點便宜去了。這面伊一個人，臉上也看不出什麼感情的表現，等了一會兒依舊慢慢的挑回去了。從此大家都要到伊這里買菜，就算不妄想不出代價，也各人希望著沾點便宜了。不過現在大概伊也有了經驗，漸知與人較量，不大像從前的肯隨便送人了。

這是浦鎮裏面的小小波瀾。龔君說完以後，我們都倚欄無語，相對不禁慨然。

\* \* \* \* \*

我第一天往浦鎮，是在晚上九點餘鐘。我與許君坐在長江輪渡的二層樓上，看着黑黃醜鴨蛋一般的雲彩，東一大塊，西又無數小塊，任月亮穿梭似的過去，幾乎看不出雲的本身在動。風呢，打在這麼大的輪船上，雖然沒有影響，但我們坐在船頭樓上的人，已經覺得過涼了。我們說，天氣也許要有變動；但此時絕不想到一變動而能互十三天不肯休止，也絕不想到一變動而能使我們從此逛不到南京。許君先爲我稱述這一只“澄平”輪船，是渡船中之最大的，船身也最新，並且說他與澄平的感情最好，他已經知道他每天的開船時刻，凡他渡江一定非乘澄平不可的。但這還不能表示他與澄平爲知己；最妙的是他住在離江八里的浦鎮，而能辨出澄平的叫聲。這是我親自試驗過的，有時我們坐在一起談天，大家都不注意外事，正如在北京時要對準時計，用心聽着午砲，但忽然來了朋友，一談天便能把午砲誤了。而許君處這個當兒，却絕對不會誤過，在大家談興正濃的時候，他能獨自

叫出來，“喂，澄平開了！”——不消說，他是知道澄平的開船時刻的，自然要比我們不知道的人容易聽見，但是我們何嘗不知道午砲的時刻，爲什麼一談天便會誤過呢？況且沿江一帶，輪船火車的叫聲，一天不下數十次，於數十次當中辨出一種特別的聲音，似乎更不容易。這一來而許君對於澄平的濃厚感情便證實了。許君自己還說，澄平是有生命的，你看他朝着碼頭走去了，而且從來不會走錯。

我們坐在澄平頭上，看見他也如月走雲端一般，乘勢在涼風與月色中飛渡。在這渡江的十分鐘內，許君還繼續同我講述浦鎮景物，說他們的房子背面臨水，是揚子江的支流，樓上後門以外，有極大的曬臺，雖在盛暑天氣，日光斜過，曬臺上頓若初秋。前面一帶小山，頂上有韓信將臺，這是浦鎮的唯一古蹟，到浦鎮的人都要上去觀覽的。待我們到了浦鎮以後，走近樓窗，他們就在朦朧月色的當中，爲我指點說，這就是所謂將臺。後來一連風雨，非但使我逛不成南京，就是這眼前的將臺，也沒有上山去逛的機會。等到一天雨霽，我們

用人力車彷彿乘舟一般的在滿水的街上斜渡過去，再走到小山頂上的將臺去逛。但是很使我失望。第一他的建築已經有了一點洋氣。這倒也就罷了，誰敢奢望韓信時的房子還能流傳到今日呢？凡屬古蹟一代代的修葺下來，自然一代代的加入新式建築的分子。經過最近的一次修葺，自然不免帶有幾分洋氣了。但是第二件更使我失望的，是沒有一點文字上的證據給我，使我們逛完以後依然不知道究竟這是誰的將臺。將臺是三層，上層因樓梯樓板已被拆毀，不能上去，下層則堆着泥土穢物。我們到的是中層，其間空無所有是不消說，而壁上正中嵌一石碑，是先有了字再鑿去的。近去看時，還能辨出勒石是民國三年，撰文者是柏文蔚。隱隱約約的碑文末句，彷彿“是所望於後之來者！”這使我不解，安徽都督爲什麼要到江蘇的浦鎮來撰一篇碑文？他後來雖遭種種失敗，但爲什麼竟并韓信將臺中的碑文而亦連帶犯罪？多心的我們，又不免要把這個罪名猜疑到羣衆身上來了。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討論，其

結果是：一定將臺修好以後，近村遭了水火時疫等災，鄉人便遷怒到修葺將臺動了風水，所以上去搗毀一番，連碑文也給他不留一字。

\* \* \*

偷得晴天一瞬，我們總算把將臺艸艸逛過了，但是遊興未闌，很願意再找別處。龔君說，聽說二三里外一個廟裏，供著一具已死和尚的屍身，我們可以去看一遭。大家都以為可，龔君一邊走，一邊講他所聞關於這和尚的故事。這和尚已死十年了，本來葬在一覆一載的兩只缸中，今年他的弟子忽然宣言，他師父給他夢兆，說他的屍身至今未腐，願搬到廟中來享受香火。弟子遵命掘出坟來，果然面色如生，後來搬入廟中，香客之盛，幾乎舉鎮若狂。一路說說笑笑，到了寺門，見門上匾額寫著“普利律寺”四字。入門走到大殿，就在左邊看見供著簇新袍服的金面像。這時候我心中頓起一種寂寞的畏懼，覺得同去三人還嫌太少。我出世以來，與死屍同室，雖然也有兩三次，但都是熟人。現在與一個不相識的老和尚的死屍同在一室，似乎很少經驗，所

以極想壯一壯自己方面的聲勢。凡人到畏懼時，一定要想到同類，我少年時候最喜聽人講鬼怪，講完後又怕走夜路回家，夜深人靜，街上寂然無聲，只聽得自己衣袋裏滴滴的表聲，我這時候心中暗想道，人類的知識，已經到了能製造表的程度，難道還怕鬼嗎？防鬼來侵時纔想到人類了！我在大殿門口站着，又把心來一定，想道，他或者還有氣味罷，我雖然去掉畏懼，也似乎不該近前。但是又怎肯不看呢，大家走近前去，細細的看了金色面孔，稍微歪着；眉間眼際，似乎有點模糊；眼睛又緊閉着，這明明告訴我是個風乾的死屍。再向四旁一看，神龕右邊，放著原來的兩隻水缸，而神龕前面則釘著許多簇新的匾額，具名的多是弟子陸軍中尉陸軍少尉，下面又攢着許多名字。我很奇怪，爲什麼殺人不怕血腥氣的軍官，竟肯到老和尚的死屍面前來稱弟子。許君說，然則你承認他一定是真的死屍了。我說是。他說，“要是春臺在這里，一定還有許多懷疑，許多假設，態度決不像你這樣獨斷。”他的意思是想因我們的一去而能發見這不是真的

死屍。後來我說，“事實不必懷疑，何必定要懷疑。你只要看他的微歪的頭，旁邊的缸，緊閉的眼睛，便可以證明是真的了。你如不信，可以用浦鎮人民的知識程度做担保，他們這樣的智識，要他們去抬一個死屍來到廟裏供著，並不算得什麼一回事。”但是，軍官上區的問題，總不能解決。我想，這或者完全是老和尚弟子的欺詐手段，他想藉著師父的死屍騙錢，恐怕別人不信，所以去弄了一班軍官來撐場面。這個假設我自以為並不是，沒有幾分道理，不過太把軍官與弟子都看作聰明的壞人了。或者他們的蠢笨，還使他們壞不到如此呢。

浦鎮是屬江浦縣的，本身並不是縣，但也有城，彷彿從前是一個營寨。我曾到過一趟城裏，看見東門市頗形熱鬧，其餘都是泥房艸舍，與鄉下一式。我所最不安於心的，是他們住在這樣的泥房艸舍裏，幾乎連生活必需的供給都還沒有充分，却也與都市中的人同樣下流，終日玩骨牌過活。我凡走到這些地方，一定要想到我們的先民，常常把這些人與堯

舜來比。我覺得堯舜與堯舜以前的人，也與他們一樣，是人類的萌芽。但我很奇怪，堯舜何以能有堯典舜典傳下來，却從來不聽見有堯賭舜賭，堯煙舜煙傳下來呢？現在他們既然還做不出堯典舜典，何以居然能玩這種複雜的賭博呢？此時我不禁發生一種奇想，以為我們的野蠻的先民之為人類的萌芽，是猶植物之三四月的萌芽，現在野蠻人之為人類的萌芽，却是八九月的萌芽。成熟的果子已經正在收穫了，碧綠的萌芽或者也只配出來經一番霜雪，然後毫無收成的再從來處去罷了。難道今日之世運，真如一年的秋冬，老先生們所謂末世嗎？這就引到凡是落後的生物能否進化的問題了。但我以為先進的人們，無論如何總應該盡力，幫助這些要從來處去的人們，——無論他們在那里想從來處去。

浦鎮的十三日，雖然在我覺得像過了十三年一般，但也是這麼一天天的過去了。到十二三天頭上，我半夜醒來，捫心自問，“我是做人的人嗎？要做人的人不應該候車十三



日而不想別的法子！”於是，不管晴雨，把九月二日的行期來決定了。這一天早上，天還沒有亮，室內的鐘聲，戶外的蟲聲，都低低的把我叫醒，七點鐘上津浦車來京了。但是我的心中，從此有一個模模糊糊的浦鎮，時常要湧現起來。

## VII.

### 傻子。

我既“到家了”，一下車便跑到學堂；別來無恙，我心大慰了。我在學堂接收了許多積下的信件，正打算要按著日期一封封的去，看，忽然在學堂旁邊，看見迎面站著一個新開的澡堂；這是我南行以前所沒有的，今天彷彿等著爲我洗塵，我便也不客氣的踏了進去。

在澡堂裏，我先把信件艸艸的看完了，然後開始洗澡。喂，窗外無端的送來一種什麼聲音，陡然把我引到兩年前的舊世界去了。影片一般的，那舊世界轉轉的在眼前過去，迷迷糊糊看見他那片上的中心人物——“傻子”。

冬天的深夜，大學近旁，東一簇西一顆的，雪地裏散布著燈火，遠望去如星星一般，彷彿正在等待東方的發白。每一顆星星都會發出叫聲，隱隱約約的又可辨得出來，是落花生，水菓糖，硬麵餡餅……

石油燈底下，伏案讀書太疲倦了，我硬拉

著我的兄弟出來閒走。“夜深了，可以不去了！”這是他常常用來拒絕我的，但結果還是出來。這時的空氣，雖然是在霜雪中濾過的，寒冷自不消說，但或者也因為是在霜雪中濾過的，所以特別新鮮。我們一邊走，一邊談天，不知不覺的闖入星叢裏買點心。買了以後，手中一拿東西，便只能回去了。走到我兄弟的書房裏，合起書本，攤開點心，石油燈底下又另開談天的一幕。這一幕每每是很長的，那天自然也依舊，我直到一二點鐘後纔回去。

第二天早上，我倉忙起來，覺得缺少了一件東西，走到我兄弟那裏去問：“我昨晚把錢票夾落在你這裏沒有？”他說沒有。我說那一定是掉在糖菓挑裏了。但是，我們怎麼知道這挑兒不點燈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呢？同樣，他又怎麼知道我們不買點心的時候是在什麼地方呢？我要去找既無從找起，他要來還是無從還起了。

我兄弟說，“不是你昨天問他住在那裏，他說在三眼井嗎？”我也隱約的記起來了。我說我們不如到三眼井去問一遭。一邊走，

我們一邊談笑，心想無論找得着找不着錢票夾，去訪問一個賣糖菓的總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待到了三眼井，一問而知，凡是賣糖菓的全住在一個廟裏。我們便走到廟裏去問。這可令人奇怪了，原來廟裏有這麼大的一個社會。談論的，打架的，自己收拾衣服或用具的，不知有多少人。在這麼大的人羣裏，我們便訪問大學旁邊擺攤的是那一位。他們都說，“在後進屋裏，王大的兄弟——傻子！”

我們又走到後進。他們正要圍坐起來吃飯，是新蒸好的黃色的一大塊一大塊的東西，熱氣騰騰的正端了出來。我們問在大學面前擺攤的是那一位，他們都指着傻子說是他。我們又問，我們昨晚買東西的時候落了錢包沒有。他一聲也不響，臉上也一點沒有什麼表情。旁人說，大家可以到挑兒上去看一看，傻子也許不留心，還放在挑兒裏，挑兒此刻擱在大殿裏呢。

我們走到大殿呵，這真叫我們驚異了，大殿裏一排一排的滿放著一樣的糖菓挑兒，約莫有二百個內外。這彷彿年幼時夏天玩絡

緯蟲家中只養著一個，忽然在街上賣絡緯的挑兒上看見，幾十個小籠兒都關著絡緯，令人感得一種說不出的快樂和驚異。但是傻子將他挑兒用布蓋著的，挑兒翻起來，我們只見昨晚賣剩的水菓糖落花生一類的東西，並不見有皮夾，我們因為要上課，便匆匆回家了。

我走到房裏，整理書籍打算上課去了！唉！我這鹵莽人，原來皮夾就放在書下。我們都覺得無端到傻子的挑兒上彷彿像搜檢一般的去看，總是萬分難過。後來大家說通了，傻子也毫不為意。只是從此看見糖菓挑兒，聽見糖菓的叫聲，一定要想起傻子。

從澡堂的窗門裏進來的聲音，今日又引起我心中的傻子了。

不知不覺的洗澡完了，一路的風景也於此結果了，猛然記起品青還等著我呢，遂匆匆出門，從此開端再過我的北京生活。

(一九二〇年九月。)

## 從北京到北京

## 從北京到北京

——兩星期旅行中的小雜感——

旅行是讀活書，是讀不用自己動手，而能一頁一頁的翻了過去，并把一部分重要的處所已用紅線勾了出來的活書。讀死書的只要有精神上的準備就夠了，身體的無論如何孱弱，於讀書可以毫無阻礙。讀活書却不然。身體上稍有不健全，便感受不起旅行中的種種知識，任他風馳電掣般的活書一頁一頁的翻着過去，讀書者只覺得反而增加頭昏目眩罷了。這一層我在南行雜記上也已提及。中國人平素對於飲食，男女，作息，起居等等，大率毫無節度，且莫論一旦仔肩什麼大任，只小小的作一次旅行，也就十分表示出擔當不起

的樣子，像一條煮熟了的白魚，懶得連眼珠都不能轉一轉。我從這次赴濟南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并遊泰山曲阜的兩星期旅行中，更覺得這種情況非常普遍，而我們的這身軀，實在是一文也不值了。

## 二

這回遇見許多從前不會見過的人物，其中有幾位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一位是陳君頌平。我以為只有他，在這幾百人的大集中，可以算作我第一節中所說的例外。他自己說，從出生以至三十，差不多無時不在疾病纏繞的當中。三十以後，漸知考究西洋衛生的方法，一面探討，一面實行，現在五十二歲，這二十年來，精神身體兩方面，健康的程度只是有增無減。二十年前的老朋友，看見他幾乎不認得他了；身體的孱弱與壯健，是顯然不必說的；因身體而影響及于精神，于是從前萎靡者而今振作了，從前悲觀者而今樂觀了，從前踟躕不前者而今希求進步了。他不像我們這些不知自愛的少年，因為事忙的緣故，每天的睡眠的時間，可以通融減少到兩三小時。



我們這種荒謬的行爲，是斷斷不足以爲訓的。他雖在旅行中，依舊不改規律的生活，每晚十時許一定睡了，每早五時許一定起身，起身便即用冷水洗澡。對於會務，他也提出議案，也發抒意見；全體大會，講演大會，也多半參與。會務以外，應該游覽的幾處古蹟，風景，名勝，也都到了。他能把自己的身體與事業看得一樣的重要。這件事，說來雖然容易，實行却是極爲難的。你看：許多人因爲把事業看得太重，辛辛苦苦的奔走半生死去了，丟着些未了的事業讓後人來幹；許多人因爲把身體看得太重，對於什麼事都存一個觀望的態度，又未免近于自私了；還有許多人對於身體與事業的輕重，終生辨別不清楚，於是乎顛連一世，百事無成了。能操持這兩方面的平衡，使不生倚輕倚重的弊病者，我從前不多見，這位陳先生其庶幾了罷。

陳先生與我談話的中間，很富著些他對於各方面的意見。他看着火車兩旁澀澀的山頭，起了非常的感慨，以爲如果這些地方在日本人手中，不出十年，一定將樹木栽的蔚然

可觀了，朝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他并說，積極的造林，似乎不及消極的防止較為重要。森林警察是應該與造林同時舉辦的，森林中須禁止採伐固矣，尤須禁止牛羊上山，這些都是森林警察的職務。

他又提出二件事徵求我的意見。一件是學界公辦一個避暑的場所。地點以山東蓬萊為最相宜，一則可以洗海水浴，二則可以看海市。此外或者青島，或者煙台，均無不可。中國國內幾個避暑的地方，如北戴河，莫干山，廬山，都是外國人經營的。中國人並不是不可以去，不過一般學界中人，其生活的程度，決不能與他們那些外國的闊人大老抗衡。一旦我們自己舉辦設備但求清潔，儘不妨稍微樸素，用費以普通學界中人所能担任者為合度。苦學生或連這一點低廉的用費也不能負擔，則避暑場所，很需要各項工作，他們儘可每日去作工一二小時，博得暑假中的低廉生活費。這件事，如果由中華教育改進社舉辦，似乎更屬相宜。

還有一件事是關於精神生活方面的。

中國人的信仰是什麼？這個問題，在大變非宗教同盟的時候，似乎也有人連帶提及。我覺得中國人的信仰有數千數萬種，而一旦橫加暴力，則無論那一種信仰都可以頃刻摧破，所以中國人或者可以說是還够不上有信仰，或者可以說是只有一點兒風雨飄搖中的信仰。陳先生說，岱廟中拖着長鬚穿着黑袍的老道，秦始皇就上了他們的當，歷代相信封禪的帝王也就上了他們的當，他們在思想界中是着實占一部分勢力過的，但是現在只替人拿鑰匙開大殿的門了。孔子的勢力，在過去時代也並不小，現在却頹敗到這樣了。一般人誰還奉行孔子之道！所以過去的勢力，從前很維繫過人心的，現在早已過去了。現在的需要，是在思想界中建造一個共通的道德的目標。這個目標不是一二個人所能議定的，但是我們至少可以先定一二個基本條件，例如誠實，就是凡人決不該欺騙別人，也決不該受人欺騙。這種道德上的集會，倘能兼辦物質上的事業，其勢力擴大時，可以使全國人的道德生活受一番新鮮的洗刷。

陳先生對於極瑣小的事也能悉心體會。他嘗同我說，有許多專門的學問，在專門學校的課程中，儘有略而不全的。他因為耳鳴，曾遍訪各醫生，多數是醫專畢業的，都說不出所以然。後來同一位日本醫生談起，知道用銅管從鼻孔中通氣，只是治標的方法；最好是用鹽水洗鼻管，鼻管全愈，空氣流入，與耳朵方面氣壓平均，耳中自然沒有鳴聲了。

陳先生給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即他的一言一動，也使我非常注意。他的精神，比我們好得多多，我們同遊泰山曲阜以後，他還餘勇可賣，又獨自逛青島去了。

### 三

還有一位給我印象很深的是田君中玉。他是山東的督軍兼省長。據平常的經驗，凡是大官，多半是討人厭的。一則因為他們在一呼百諾的舒服生活中過慣了，平素誰也不敢冒犯他們，於是逐漸養成一種病態的心理，以為只有他的主張是對的，別人的主張都是不對的。大官又好說官話，模稜兩可，似是而非，初聽好像是說一段正經話，待按實下去，纔

知道其中毫無主意，只是把許多好聽的名詞，用許多圓熟的調子，連綴在一處就是了。

但我從他的兩篇演說中，看出田中玉却毫沒有這些討人厭的處所。我第一次聽他的演說，是在中華教育改進社開幕禮的會場上。當全國教育專家數百人之面，要來談論教育，田中玉也知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說了許多真心真意的謙虛話。他說：

我是一個武夫，平常很少機會與國中大文學家（記者原註：此文學家想係文人或教育家之意）會面，所以對教育可謂毫不明白；但我這個不明白教育的外行人，對於教育也有一點兒外行的意見，要提出來向諸大教育家說一說。說對了，就算對了；說不對，還請諸君原諒我一個鹵莽的軍人，當作沒有說就算了。

以下就提出他的意見：減少教員與學生間的障壁，增加教員與學生的親愛。“大多數的學生是很好的，但少數淘氣的學生，也不是沒有；他們說先生是出錢僱來的，用不著敬愛。而在先生一方面，以為學生既不敬愛他們，他們

也只要按月，按星期，按點鐘算薪水就得，把學生的學業一點不放在心上了。”這是他這個“外行人”對於教育的“外行意見”。以下他又耍謙虛了：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來請諸君研究——不，我這種淺薄的意見也說不上勞諸君的研究，只是希望諸君知道有這麼一個意見就是了。

他自己說今年五十三歲了，十幾歲時也受過舊式教育，那時的學生生活是很苦的，先生還要責手心，那裏像現在的可以自由發展。“教育方法應隨時代而變遷，數千年前科學沒有發明時的教育方法，對於現代的不相宜，正如衣服的不合時宜一樣，如果在今天這種炎熱的氣候，有人穿起皮袍子來，一定要鬧亂子了。”

他還有一篇在全國農業討論會的演說。他因為黃任之先生一再替他宣布他非但主張裁兵并且早已實行裁兵，所以不得不將當時實況敘述一下，“其實也算不得一回事的，黃先生未免過譽了。”

我向來從軍時多，為學日少，近二三

年不在軍營，間或聽人演講，始對於學問稍有一知半解的見識，什麼事就容易弄精。好在我今天所講，只是些斷片的過去事實，無關於學問。察哈爾大地數千里，絕少水草樹木，間有一樹之地，土人即以“一顆樹”為地名。種植之事，多少年來，無人講究。我那時辦“屯墾隊”，並沒有含着什麼高深學理，只是在舊書中剽取了一點移民實邊和厲兵於農的舊觀念。我也並沒有化兵為農的意思，身在軍營當然以兵為重，故仍用屯墾隊這個名目，並不專事墾牧。當時我在東三省徐東海手下當差事，大約的計劃了一下，後來周少樸巡撫吉林，繼續辦理，然無大效，前安徽督軍倪嗣沖甚至於因此革職永不敘用。現在我將這已經過去了的屯墾隊大略說一說。屯墾隊每隊百人，槍一百桿，選定以後，叫他們向北自由領地，不過地愈北而內地人愈少，赤塔以北竟沒有人敢再上去了。兵必須都有家眷，所以更非有大資本不可。照我當年，

辦理的情形，房子是給他們起好的，每兵領兩間，目領三間；房子旁邊鑿井，四面則留爲空地，既可種植，又可操練。皮衣是四季不能免的，也要給他們置辦好。但是我辦理時間太短，統共不過二年餘，已辦成的只有三隊。當時的制度，在現在看來，似乎太嚴了一點。我把他們的精神力氣，都當作我自己的那樣計算，每天規定的作工時間是十一小時，所以結果他們太勞乏了。如果現在再要辦理起來，經費似乎應該稍微增加一點，大約從前辦三隊的錢，現在只能辦二隊，每隊的經費約計二萬五千元乃至三萬元。那時我還與鐵路上辦好交涉，車費可以打點折扣。其餘小節，此刻也不便多說，諸君如要舉辦，我可以將當時的圖樣及計畫書等件找出來，或者可以供諸位的參考。不過人的脾氣都是一樣，失敗的事，一提起來，就要傷心，所以那些圖樣之類，三年來竟不曾重行翻閱。至於我對於農業，全是外行，但關於肥料，我要講一段



故事，諸君或可以當作笑話聽。從前東三省有個農事試驗場，講究肥料，說要美國什麼省所出什麼顏色的牛的牛糞纔能合用，那時的勸業道乃特派人員往美國購買，聽說雖然路上死了幾頭，但多數真是運到東三省的。這種故事聽去似乎可笑，但是無論爲學，無論辦事，我以為必要有一點這種獸氣。有的是不自覺，有的是明知道的，但是事業的成功，比那些自以為沒有獸氣的聰明人都要特別偉大。

統篇都是切切實實的敘述，沒有一句浮泛話，也沒有一句乖謬的議論。這種清楚的講演，我以為就在他所視爲“大文學家”的當中，也並不多見。平常的看法必以爲讀書人總該比不讀書的人明白，但我覺得這件事毫無把握。聚一百個不讀過書的人於一處，仔細考驗起來，當中不會連一個明白人也沒有罷。而一百個讀書人當中，求其明白者恐也不過一人。如果把讀書的意義擴充一點，當作受教育講，當作研究學問，經歷世務講，那麼他的

幾數當然可以比狹義的讀書大得多，但也須看他受的是什麼教育，研究的是什麼學問，經歷的是什麼世務。許多人被“子曰”弄得傻頭傻腦了，許多人被教育弄得像一具機械了，許多人被世故磨練得連志氣都沒有了。田中玉只是在十幾歲時受過一點舊式的教育，然而我看他頭腦的清晰，簡直駕好幾個歐美留學生而上之。這類事常使我懷疑，而且有時竟使我不得不減少對於教育的信仰。但這當中的問題非常複雜，決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得了的。

這且莫論，我只說給我印象很深的人物，田中玉君總要算作第二位。

#### 四

上述二君以外，給我印象很深的，還有一位半。一位是王君伯秋，半位是張君士一。

王君是勸過胡適之君“讀書讀政治，演說演政治，做事做政治（不是做官，是做政治運動）”的，依我從前主觀的見解，若根據這幾句話評判，他這位先生一定是大謬的。且莫論勸人違爾改換行業，不能不說他於友道

有虧，且在事實上，要教胡先生家中的五千分之四千九百九十九分的非政治書，暫時擱落冷宮讓蠹魚享用，試想這是一回什麼事？

但是這次見面以後，知道王君實在是一個思想很縝密，頭腦很清楚的學者。他至高等教育組提出一個“創辦青島大學”的議案，提案原文雖然簡短，但他在議席上詳細說明，幾歷一小時之久，關於青島教育的調查表多至十數種。此外如改良法專一案，考慮很周到，並聲明自己是法專一分子，深知各處法專內幕，即不能一時廢止，亦非立時改良不可。只這點，我已非常佩服。再加上許多次的談話，幾乎令我把“讀書讀政治，演說演政治，做事做政治”這件事根本忘記了，因此雖然見面了多少回，却終於沒有提到這一點。但是，有一點應該注意，無論如何思想縝密，頭腦清楚的學者，謬論是大都不能免的。我們決不能因為他發了幾句謬論，便承認這個人的全部議論都是謬論；也決不能因為在好幾件事實上觀察出他是思想縝密頭腦清楚，便擔保這個人萬不至於偶然發一二句謬論。

這是王君此次給我的印象，大大的改正我以前的印象的。

至於張君，從前的議論似乎更謬了。他說過“現在社會上還需要漢字，並不需要注音字母。”他也主張用京話作國語。這些謬誤都是顯而易見的。他還沒有懂得：在不識字的人看來，漢字與注音字母，是同一意義的。他說“社會上並不需要注音字母，”其實社會上何嘗需要漢字！照他的調子，我們也可以說，“現在社會上還需要結繩，並不需要漢字，”那麼我們應該廢除漢字恢復結繩麼？他對於現有的注音字母總要做冤家到底了。但這一回，他却略微放棄了一點“社會上並不需要注音字母”的主張，在國語組提議用科學方法另造注音字母。他以為注音字母是需要的了，不過現在的注音字母太不好，應該用科學方法重新造過。議案原文真簡單到令人詫異，其理由與辦法項下，一共只有十數行文字，理由是注音字母不合科學方法，辦法是用科學方法重新造過，——差不多依著正文做了幾句文章就是了。

他又主張用京話作國語。京話是什麼？當然是北京人所說的話。但是北京人這個範圍是非常廣大，北京人所說的話這個範圍也非常廣大。照北京市自治會的章程，我就是個北京人，我的話也就是北京話。但我的話與北京老媽子的話相差還遠，不知張君所謂北京話，是指我的話呢，還是老媽子的話呢？難道張君所指的北京人，不是合乎自治章程的北京人，而是丁惟忠所說的北京土著，必有祖宗墳墓在京而自身又在北京生長的人纔合格嗎？這一來困難更層出不窮了。凡是熟悉北京情形的，都知道北京城裏的土著是年復一年的減少。這個原因有好幾層。第一，是年來外省旅京的人的鄉土觀念逐漸淡薄了。從極細小的地方，也可以看出這種趨勢。例如大門的牌子上，從前爲“天津徐厲”，“湘江王厲”的，現在每每單寫“徐厲”，“王厲”了。這種趨勢下面含著的經濟上的意義，就是從前只是租房子居住，早晚預備回籍的，現在都改而爲買房子居住了。第二，有買房子的人，對面自然還有那賣房子的人，賣房子的人自

然多半是北京土著。他們在賣房子的時候，心理上只有貪圖重價這一個觀念，得價後他們都跑到鄉間去另買便宜的房子居住，却決沒有想到了惟忠君會來主張只有他們纔够得到北京市民的資格，也決沒有想到張士一君會來主張只有他們的話才够得到做國語的資格。張士一君如果一定要用他們的話作國語，而事實上他們現在已經變為北京城外的鄉下人了，然則張君非把他的根本主張改作“必須北京鄉下人的話才配作國語”不可。張君如果說一定要北京市內的人，那麼我又合格了；但是我要警告各位聘請國語教員的先生們，千萬別上了我的當，倘請我去當國語教員，我的京話只是一口老紹興話。所以我的意思以為，以官話作國語則可，以京話作國語則不可。官話與國語，只是名稱不同，實際上是一個東西。國音字典的讀音就是官話的讀音，也就是國語的讀音。北京的土著，也承認這個話是官話，只有這個話可以做國語。但萬料不到不是北京土著的張士一君却偏喜歡那一口北京土話。

老發這種謬論的張君，我以為其態度一定更是謬不可當的了，但據國語組裏的多數先生們告我，他的態度却是非常之好。陳頌平君給他四個字的批語叫做有論無爭。他提出的議案，經大家討論之後，他自己願意把原案撤回。他是陳頌平君的學生，陳君在散會後非常稱許他，以為除了他的主張以外，他的態度是萬分難得的。

可惜我實在為編輯日刊的事務忙得要死，沒有功夫去託陳君介紹與他見面暢談一回，所以張君給我的印象只能算作半位。

除了上述三位半先生的印象，在散會以後還是縈繞在我的腦際以外，其餘大大小小的人物的舉止言動，我細檢起來，留著的影子或是輕描淡寫的，或是胡裏胡塗的，都沒有拿出來曬在白金紙上留作紀念的價值了。

## 五

中華教育改進社年會的事務所，設在“督辦魯案善後事宜公署”內，這地方最先是德國兵營，後來又做過日本兵營，新近始改為督辦公署。除留出一部分他們自用外，六

所房屋都借給改進黨做事務所與宿舍。第一舍最大，是從前的兵房，改進黨事務所即設在樓下，樓上及其他五所房屋，均為宿舍。宿舍房子寬大，至少可容三四人，多者且容八九人。聚十四省教育界同志於一處，是極難得的機會，所以大家互相訪問，夜以繼日。我們這一間房屋，是七個人合住的，七個人的朋友來往，其熱鬧是可想而知了。有時我在夜半十二時許編輯完了回舍，滿室的人還正鬧的起勁，我想這可見合住之不妥當，何等妨害我的睡眠呵，詎知等一會我自己的友人也來了，又同樣的妨害別人的睡眠了。睡眠，是沒有人敢提起的。夜深人靜，在宿舍中是沒有這回事的。比較的靜一點，要算兩點半到三點半這一個鐘頭。要睡的人，便勉強在這一個鐘頭中安睡。

因欠缺睡眠的緣故，而我的精神有點恍惚了。我想：山東人這樣周到的招待我們，我們是非常感激的。大家都說，我們是客人，他們是主人。但是招待最辛苦的，我想莫過於室中的聽差和街上的車夫了，他們也是山東



人。我們對於這種人有沒有主客的關係？他們也是我們的主人嗎？我們也是他們的客人嗎？再說，我們帶去的聽差，對於山東人的名分是怎樣呢？山東人歡迎我們的時候，他們是不參與的，那末他們對於山東人是不算客人了。我從此明白，人類中有這樣一種永遠不作客人也永遠不作主人的人。

我們室中的聽差，恐怕還是新從鄉間來的，他的舉動也永遠不能使我忘記的了。整天在樓板上潑水，樓上的灰塵本來不潑也未必飛揚的，但樓下的灰塵恐不久就要往下掉了。臨走給他一塊錢，他幾乎無所措手足，待往夥伴那里商量以後纔接受的。

同學柳忠介君要想逛山東的鑿子了。我這個精神恍惚的人於是又發生了問題。山東人剛剛歡迎我們過的，難道我們就要嫖他們嗎？山東妓女對於我們的關係怎樣？嫖山東妓女算不算是嫖山東人？山東妓女是山東的女人，這個說法大概是不錯的。嫖山東妓女就是侮辱山東女人之一部分，大概也是不錯的。山東人這樣周到的歡迎我們，

我們就侮辱他們女人的一部分嗎？再說，嫖妓一面固然是侮辱他人，一面同時也侮辱自己，我們爲什麼要做侮辱他人同時也侮辱自己的事呢？經這一番的謬論而柳君嫖妓之念也冷下去了。

## 六

因主客問題而又想到泰山上的轎夫了。逛泰山以三四月爲最盛，像近日的氣候與季節，泰安人是再也想不到我們會有一百七八十人去逛的。統共只有八十乘轎子，還是託縣署代辦來的，所以我們分作兩隊上山，每天一隊。坐在轎子中我又癡想了：我真對你們不起呵！逛了你們的泰山，還要你們抬着逛。希望將來你們來到北京，我也抬了你們逛西山去，此外沒有法子報答的了。

但是上山一看，知道轎子實在可以不必用。這種寬闊路，雖然峻險一點，步行是決不會出毛病的。一用轎子可就不得不擔心了。我下山時在平地上斷了一根轎索，試想如果斷在峻險處將怎樣呢？

盤道以外，我以爲不妨另造一條汽車路，

將來能步行的走盤道，不能步行的乘汽車，汽車路上也不妨行人，都各聽自己之便。不過好古的先生們或者又要說，一造汽車路則古趣全失了。但是我要回答他們，盤道也不是最古的東西，就是全座泰山也不是最古的東西。泰山在地質史上的年紀，比汽車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年紀，幼稚的遠遠哩。

## 七

人誰不讀過孔子書。故入孔子之廟，謁孔子之墓，而腰骨不酥酥的往下輓者，想來是很少的罷。但自己要輓，一個人去輓也就算了，却偏要叫別人也跟着他們去輓，我幾乎要笑出來了。幸而周建侯君用極圓到的語調答復他們：“大家不妨自由行禮罷！你們行完以後，我們再來行。”其實對於孔子的大部分學說，我們也未始不折我們的腰的，不過他們是對着爛泥的孔子，折他們皮肉的腰，我們是對着精神的孔子，折我們精神的腰就是了。

孔子墓前，當初大家都只是遊覽罷了，後來不知誰也發明了行禮。所幸我已走到旁的地方去了，沒有受著西裝贊禮員的指揮，一

同捲入旋渦,只是遠遠的望着他們,好像秋熟的稻田裏,被南風吹了三陣。吹完以後,又送來一陣嬌滴滴的歌聲。我幾乎要這樣想了:“這許是他們正式承認自己是難養的表示罷!”但是終於沒有想。

(一九二二年七月。)

長安道上

## 長安道上

開明先生：

在長安道上讀到你的“苦雨，”却有一種特別的風味，爲住在北京的人們所想不到的。因爲我到長安的時候，長安人正在以不殺豬羊爲武器，大與老天爺拼命，硬逼他非下雨不可。我是十四日到長安的，你寫“苦雨”在十七日，長安却到二十一日纔得雨的。不但長安苦旱，我過鄭州，就知鄭州一帶已有兩月不會下雨，而且以關閉南門，禁宰豬羊爲他們求雨的手段。一到渭南，更好玩了：我們在車上，見街中走着大隊衣衫整潔的人，頭上戴着鮮柳葉紮成的帽圈，前面導以各種刺耳的音樂。這一大羣“桂冠詩人”似的人物，就是爲了苦旱向老天爺遊街示威的。我們如果以科學來判斷他們，這種舉動自然是太幼稚。但放開這一面不提，單論他們的這般模樣，却令我

覺着一種美的詩趣。長安城內就沒有這樣純樸了，一方面雖然禁屠，却另有一方面不相信禁屠可以致雨，所以除了感到不調和的沒有肉喫以外，絲毫不見其他有趣的舉動。

我是七月七日晚上動身的，那時北京正下着梅雨。這天下午我到青雲閣買物，出來遇着大雨，不能行車，遂在青雲閣門口等待十餘分鐘。雨過以後上車回寓，見李鐵拐斜街地上乾白，天空雖有塊雲來往，却毫無下雨之意。江南人所謂“夏雨隔灰堆，秋雨隔牛背”，此種景象年來每於北地見之，豈真先生所謂“天氣轉變”歟？從這樣充滿着江南風味的北京城出來，碰巧沿着黃河往“陝半天”去，私心以為必可躲開梅雨，擺脫江南景色，待我回京時，已是秋高氣爽的了。而孰知大不然。從近日寄到的北京報上，知道北京的雨水還是方興未艾，而所謂江南景色，則凡我所經各地，又是滿眼皆然。火車出直隸南境，就見兩旁田地，漸漸腴潤。種植的是各物俱備，有花草，有樹木，有莊稼，是治森林花園田地於一爐，而鄉人廬舍，即在這綠色叢中，四處點綴，這不

但令人回想江南景色，更令人感得黃河南北，竟有勝過江南景色的了。河南西部連年匪亂，所經各地以此爲最枯槁，一入潼關便又有江南風味了。江南的景色，全點染在一個平面上，高的無非是山，低的無非是水而已，決沒有如河南陝西一帶，即平地而亦有如許起伏不平之勢者。這黃河流域的層層黃土，如果能經人工布置，秀麗必能勝江南十倍。因爲所差只是人工，氣候上已毫無問題，凡北方所不能種植的樹木花草，如丈把高的石榴樹，一丈高的木槿花，白色的花與累贅的實，在西安到處皆是，而在北地是得未曾見的。

自然所給與他們的並不甚薄，而陝西人因爲連年兵荒，弄得活動的能力幾乎極微了。原因不但在民國後的戰爭，歷史上從五胡亂華起一直到清末回匪之亂，幾乎每代都有大戰，一次一次的斲喪陝西人的元氣，所以陝西人多是安靜，沉默，和順的；這在智識階級，或者一部分是關中的累代理學家所助成的也未可知，不過勞動階級也是如此：洋車夫，騾車夫等，在街上互相衝撞，繼起的大抵是一陣客氣



的質問，沒有見過惡聲相向的。說句笑話，陝西不但人們如此，連狗們也如此。我因為怕中國西部地方太偏僻，特別預備兩套中國衣服帶去，後來知道陝西的狗如此客氣，終於連衣包也沒有打開，並深悔當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北京嘗有目我為日本人者，見陝西之狗應當愧死。）陝西人以此種態度與人相處，當然減少許多爭鬥，但用來對付自然，是絕對的喫虧的。我們赴陝的時候，火車只能由北京乘至河南陝州，從陝州到潼關，尚有一百八十里黃河水道，可笑我們一共走了足足四天。在南邊，出門時常聞人說“順風！”這句話我們聽了都當作過耳春風，誰也不去理會話中的意義；到了這種地方，纔頓時覺悟所謂“順風”者有如此大的價值，平常我們無非託了洋鬼子的宏福，來往於火車輪船能達之處，不把順風逆風放在眼裏而已。

黃河的河床高出地面，一般人大都知道，但這是下游的情形，上流並不如此。我們所經陝州到潼關一段，平地每比河面高出三五丈，在船中望去，似乎兩岸都是高山，其實山頂

就是平地。河床是非常穩固，既不會泛濫，更不會改道，與下流情勢大不相同。但下流之所以淤塞，原因還在上流。上流的河岸，雖然高出河面三五丈，但土質並不堅實，一遇大雨，或遇急流，河岸泥壁，可以隨時隨地，零零碎碎的倒下，夾河水流向下游，造成河床高出地面的危險局勢；這完全是上游兩岸沒有森林的緣故。森林的功用，第一可以鞏固河岸，其次最重要的，可以使雨水入河之勢轉為和緩，不至挾黃土以俱下。我們同行的人，於是在黃河船中，彷彿“上坟船裏造祠堂”一般，大計畫黃河兩岸的森林事業。公家組織，絕無希望，故只得先借助於迷信之說，云能種樹一株者增壽一紀，伐樹一株者減壽如之，使河岸居民踴躍種植。從沿河種起，一直往裏種去，以三里為最低限度。造林的目的，本有兩方面：其一是養成木材，其二是造成森林。在黃河兩岸造林，既是困難事業，灌溉一定不能周到的，所以選材只能取那易於長成而不需灌溉的種類，即白楊，洋槐，柳樹等等是已。這不但能使黃河下游永無水患，簡直能使黃河流域盡

成膏腴，使古文明發源之地再長新芽，使中國頓受一個推陳出新的局面，數千年來夢想不到的“黃河清”也可以立時實現。河中行駛汽船，兩岸各設碼頭，山上建築美麗的房屋，以石階達到河邊，那時坐在汽船中憑眺兩岸景色，我想比現在裝在白篷帆船中時，必將另有一副樣子。古來文人大抵有治河計畫，見於小說者如老殘遊記與鏡花緣中，各有洋洋灑灑的大文。而實際上治河官吏，到現在還墨守着“捨堵”兩個字。上面所說也無非是廢話，看作“上墳船裏造祠堂”可也。

我們回來的時候，除黃河以外，又經過渭河。渭河橫貫陝西全省，東至潼關，是其下流，發源一直在長安咸陽以上。長安方面，離城三十里，有地曰草灘者，即渭水流經長安之巨埠。從草灘起，東行二百五十里，抵潼關，全屬渭河水道。渭河雖在下游，水流也不甚急，故二百五十里竟走了四天有半。兩岸也與黃河一樣，雖間有村落，但不見有捕魚的。殷周之間的渭河，不知是否這個樣子，何以今日竟沒有一個漁人影子呢？陝西人的性質，我上

面大略說過，渭河兩岸全是陝人，其治理渭河的能力蓋可想見。<sup>33</sup>我很希望陝西水利局長李宜之先生的治渭計畫一旦實行，陝西的局面必將大有改變，即陝西人之性質亦必將漸由沉靜的變為活動的，與今日大不相同了。但據說陝西與甘肅較，陝西還算是得風氣之先的省分。陝西的物質生活，總算低到極點了，一切日常應用的衣食工具，全須仰給於外省，而精神生活方面，則理學氣如此其重，已儘够使我驚歎了；但在甘肅，據云物質的生活還要低降，而理學的空氣還要嚴重哩。夫死守節是極普遍的道德，即十幾歲的寡婦也得遵守，而一般苦人的孩子，十幾歲還衣不蔽體，這是多麼不調和的現相！我勸甘肅人一句話，就是穿衣服，給那些苦孩子們穿衣服。

但是“穿衣服”這句話，我却不敢用來勸告黃河船上的船夫。你且猜想，替我們搖黃河船的，是怎麼樣的一種人。我告訴你，他們是赤裸裸一絲不掛的。他們紫黑色的皮膚之下，裝着健全的而又美滿的骨肉。頭髮是剪了的，他們只知道自己的舒適，決不計較

“和尚喫洋砲，沙彌截一刀，留辮子的有功勞”這種利害。他們不屑效法辜湯生先生，但也不屑效法我們。什麼平頭，分頭，陸軍式，海軍式，法國式，美國式，於他們全無意義。他們只知道頭髮長了應該剪下，並不想到剪剩了的頭髮上還可以翻騰種種花樣。鞋子是不穿的，所以他們的五個腳趾全是直伸，並不像我們從小穿過京式鞋子，這個腳趾壓在那個腳趾上，那個腳趾又壓在別個腳趾上。在中國，畫家要找一雙腳的模特兒就甚不容易，吳新吾先生遺作“健”的一幅，雖在“健”的美名之下，而腳趾尙是架床疊屋式的，爲世詬病，良非無因。而我們竟於困苦旅行中無意得之，真是“不亦快哉”之一。我在黃河船中，身體也練好了許多，例如平常必掩窗而臥，船中前後無遮蔽，居然也不覺有頭痛身熱之患。但比之他們仍是小巫見大巫。太陽還沒有作工，他們便作工了，這就是他們所謂“雞巴看不見便開船”。這時候他們就是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倘使我們當之，恐怕非有棉衣不可。烈日之下，我們一曬着便要頭痛，他們整天的

曬着，似乎並不覺得。他們的形體真與希臘的雕像毫無二致，令我們欽佩到極點了。我們何曾沒有脫去衣服的勇氣，但是羞呀，我們這種身體，除了配給醫生看以外，還配再給誰看呢，還有臉面再見這樣美滿發達的完人嗎？自然，健全的身體是否宿有健全的精神，是我們要想知道的問題。我們隨時留心他們的知識。當我們回來時，舟行渭水與黃河，同行者三人，據船夫推測我們的年齡是：我最小，“大約一二十歲，雖有鬍子，不足為憑”。夏浮筠先生“雖無鬍子”但比我大，總在二十以外。魯迅先生則在三十左右了。次序是不猜錯的，但幾乎每人平均減去了二十歲。這因為病色近於少年，健康色近於老年的緣故，不涉他們的知識問題。所以我們看他們的年紀，大抵都是四十上下，而不知內有六十餘者，有五十餘者，有二十五者，有二十者，亦足見我們的眼光之可憐了。二十五歲的一位，富於研究的性質，我們叫他為研究系（這又是我們的不是了）。他除了用力搖船拉纜以外，有暇便踞在船頭或船尾，研究我們的舉動。夏先

生吃蘇打水，水澆在蘇打上，如化石灰一般有聲，這自然被認為魔術。但是魔術性較少的，他們也件件視為奇事。一天夏先生穿汗衫，他便凝神注視，看他兩隻手先後伸進袖子去，頭再在當中的領窩裏鑽將出來。夏先生問他“看什麼，”他答道，“看穿衣服”。可憐他不知道中國文裏有兩種“看什麼，”一種下面加“驚嘆號”的是“不准看”之意，又一種下面加“疑問號”的纔是真的問看什麼。他竟老老實實的答說“看穿衣服”了。夏先生問“穿衣服都沒有看見過嗎？”他說“沒有看見過。”知識是短少，他們的精神可是健全的。至於物質生活，那自然更低陋。他們看着我們把鐵罐一個一個的打開，用筷子夾出雞肉魚肉來，覺得很是新鮮，吃完了把空罐給他們又是感激萬分了。但是我的見識，何嘗不與他們一樣的低陋，船上請我們吃麵的碗，我的一只是淺淺的，米色的，有幾筆疏淡的畫的，頗類於出土的宋磁，我一時喜歡極了，為使將來可以從馳喚回黃河船上生活的舊印像起見，所以問他們要來了，而他們的毫爽竟使我驚異，比

我們拋棄一個鐵罐還要滿不在乎。

遊陝西的人第一件想看的必然是古跡。但是我上面已經說過，累代的兵亂把陝西人的民族性都弄得沈靜和順了，古跡當然也免不了這同樣的災厄。秦都咸陽，第一次就遭項羽的焚毀。唐都並不是現在的長安，現在的長安城裏幾乎看不見一點唐人的遺跡。只有一點：長安差不多家家戶戶，門上都貼詩貼畫，式如門對而較短闊，大抵共有四方，上面是四首律詩，或四幅山水等類，是別處沒有見過的，或者還是唐人的遺風罷。至於古跡，大抵摸胡得很，例如古人陵墓，秦始皇的只是像小山那麼一座，什麼痕跡也沒有，只憑一句相傳的古話；周文武的只是一塊畢秋帆題的墓碑，他的根據也無非是一句相傳的古話。況且陵墓的價值，全在有系統的發掘與研究。現在只憑傳說，不求確知墓中究竟是否秦皇漢武，而姑妄以秦皇漢武崇拜之，即使有認賊作父的嫌疑也不在意。無論在知識上，感情上，這種盲目的崇拜都是無聊的。適之先生常說，孔子的墳墓總得掘他一掘纔好，這一掘



也許能使全部哲學史改換一個新局面，但是誰肯相信這個道理呢？周秦的墳墓自然更應該發掘了。現在所謂的周秦墳墓，實際上是不是碑面上所寫的固屬疑問，但也是一個古人的墳墓是無疑的。所以發掘可以得到兩方面的結果，一方是存心要發掘的，一方是偶然掘着的。但誰有這樣的興趣，又誰有這樣的膽量呢？私人掘着的，第一是目的不正當，他們只想得錢，不想得知識，所以把發掘古墳看作掘藏一樣，一進去先將金銀珠玉搶走，其餘土器石器，來不及帶走的，便胡亂撥動一番，從新將墳墓蓋好，現在發掘出來，見有亂放瓦器石器一堆者，大抵是已經古人盜掘的了。大多數人的意見，既不准有系統的發掘，而盜掘的事，又是自古已然，至今而有加無已。結果古墓依然盡被掘完，而知識上一無所得的。國人既如此不爭氣，世界學者為替人類增加學問起見，不遠千里而來動手發掘，我們亦何敢妄加堅拒呢？陵墓而外，古代建築物，如大小二雁塔，名聲雖然甚為好聽，但細看他的重修碑記，至早也不過是清的乾嘉，叫人如何引

得起古代的印象？照樣重修，原不要緊，但看建築時大抵加入新鮮分子，所以一代一代的去真愈遠。就是函谷關這樣的古跡，遠望去也已經是新式洋樓氣象。從前紹興有陶六九之子某君，被縣署及士紳囑託，重修蘭亭屋宇。某君是布業出身，布業會館是他經手建造的，他又很有錢，決不會從中肥己，成績宜乎甚好了；但修好以後一看蘭亭完全變了布業會館的樣子，邑人至今爲之惋惜。這回我到西邊一看，纔知道天下並非只有一個陶六九之子，陶六九之子到處多有的。只有山水，恐怕不改舊觀，但曲江灑灑，已經都有江沒有水了。渡灑大橋，卽是灑橋，長如紹興之渡東橋，闊大過之，雖是民國初年重修，但聞不改原樣，所以古氣盎然。山最有名者爲華山。我去時從潼關到長安走旱道經過華山之下，回來又在渭河船上望了華山一路。華山最感人的地方，在於他的一個“瘦”字；他的瘦真是沒有法子形容，勉強談談，好像是綢緞鋪子裏的玻璃櫃裏，瘦骨零丁的鐵架子上，披着一疋光亮的綢緞。他如果是人，一定是耿介自守的，

但也許是鴉片大癮的。這或者就是華山之下的居民的象徵罷。古跡雖然遊的也不甚少，但大都引不起好感，反把從前的幻想打破了；魯迅先生說，看這種古跡，好像看梅蘭芳扮林黛玉，姜妙香扮賈寶玉，所以本來還打算到馬嵬坡去，爲免避看後的失望起見，終於沒有去。

其他，我也到臥龍寺去看了藏經。說到陝西，人們就會聯想到聖人偷經的故事。如果不是半年前有聖人去偷經，我這回也未必去看經罷。臥龍寺房屋甚爲完整，是清慈禧太后西巡時重修的，距今不過二十四年。我到臥龍寺的時候，方丈定慧和尚沒有在寺，我便在寺內閒逛。忽聞西屋有孩童誦書之聲，知有學塾，乃進去拜訪老夫子。分賓主坐下以後，問知老夫子是安徽人，因爲先世宦遊西安，所以隨侍在此，前年也曾往北京候差，住在安徽會館，但終不得志而返。談吐非常文雅，而衣服則襤褸已極，大褂是赤膊穿的，顏色如用醬油煮過一般，好幾顆鈕扣都沒有搭上；雖然拖着破鞋，但是沒有襪子的；嘴上兩撇清秀

的鬍子，圓圓的臉，但不是健康色，——這時候內室的鴉片氣味一陣陣的從門帷縫裏噴將出來，越加使我了解他的臉色何以黃瘦的原因。他只有一個兒子在身邊，已沒有了其他眷屬。我問他，自己教育也許比上學堂更好罷？”他連連的答說，“也不過以子代僕，以子代僕！”桌上擺着些字片畫片，據他說是方丈託他描繪完整的，他大概是方丈的食客一流。他不但在寺裏多年，熟悉寺內一切傳授系統，即與定慧方丈也是非常知己，所以他肯引導我到各處參觀。藏經共有五櫃，當初製櫃是全帶抽屜的，製就以後始知安放不下，遂把抽屜統統去掉，但去掉以後又只能放滿三櫃，所以兩櫃至今空着。櫃門外描有金彩龍紋，四個大金字是“欽賜龍藏”。花紋雖尚清晰，但這五個櫃確是經過禍難來的：最近是道光年間寺曾荒廢，破屋被三數個戲班作寓，藏經雖非全被損毀，但零落散失了不少；咸同間，某年循舊例於六月六日曬經，而不料是日下午忽有狂雨，寺內全體和尚一齊下手，還被雨打得個半乾不濕，那時老夫子還年輕，也

幫同搬着的。但經有南北藏之分，南藏紙質甚好，雖經雨打，涼了幾天也就好了；北藏却從此容易受潮，到如今北藏比南藏還差遜一籌。雖說宋代藏經，其實只是宋板明印，不過南藏年代較早，是洪武時在南京印的，北藏較晚，是永樂時在北京印的。老夫子並將南藏缺本，鄭重的交我閱看，知紙質果然堅實，而字跡也甚秀麗。怪不得聖人見之，忽然起了邪念。我此次在陝，考查盜經情節，與報載微有不同。報載追回地點云在潼關，其實剛剛裝好箱篋，尙未運出西安，即被陝人扣留。但陝人之以家藏古玩請聖人品評者，聖人全以“謝謝”二字答之，就此收下帶走者為數亦甚不少。有一學生投函指摘聖人行檢，聖人手批“交劉督軍嚴辦”字樣。聖人到陝，正在冬季，招待者問聖人說，“如缺少什麼衣服，可由這邊備辦”。聖人就援筆直書，開列衣服單一長篇，內計各種狐皮袍子一百幾十件云。陝人之反對偷經最烈者，為李宜之楊叔吉二先生，李治水利，留德學生，現任水利局局長；楊治醫學，留日學生，現任軍醫院軍醫。二人性情均極

和順，言談舉止，沉靜而又委婉，可爲陝西民族性之好的一方面的代表。而他們對於聖人，竟亦忍無可忍，足見聖人舉動，必有太令人不堪的了。

陝西藝術空氣的厚薄，也是我所要知道的問題。門上貼着的詩畫，至少給我一個當前的引導。詩畫雖非新作，但筆致均楚楚可觀，決非市井細人毫無根柢者所能辦。然仔細研究，此種作品，無非因襲舊套，數百年如一日，於藝術空氣全無影響。唐人詩畫遺風，業經中斷，而新芽長發，爲時尚早。我們初到西安時候，見招待員名片中，有美術學校校長王先生者，乃與之接談數次。王君年約五十餘，前爲中學幾何畫教員，容貌清秀，態度溫和，而頗喜講論。陝西教育界現況，我大抵即從王先生及女師校長張先生處得來。陝西因爲連年兵亂，教育經費異常困難，前二三年，有每年只能領到七八個月者，或半年者，但近來秩序漸漸恢復，已有全發之希望。只要從今以後，三兩年不動兵戈，一方實行省長所希望的兵農兵工各事業，一方趕緊興修隴海路陝州

到西安鐵道，則不但教育實業將日有起色，即關中人的生活狀態亦將大有改變，而藝術空氣，或可藉以加厚。我與王先生晤談以後，頗欲乘暇參觀美術學校。一天，偕陳定謨先生出去閒步，不知不覺到了美術學校門口，我提議進去參觀，陳先生也贊成。一進門，就望見滿院花草，在這個花草叢中，遠處矗立着一所剛造未成的教室，雖然材料大抵是黃土，這是陝西受物質的制限，一時沒有法子改良的，而建築全用新式，於以證明已有人在這環境的可能狀態之下，致力奮鬥。因值星期，且在暑假，校長王君沒有在校，出來應答的是一位教員王君。從他這里，我們得到許多關於美術學校困苦經營的歷史。陝西本來沒有美術學校，自他從上海專科師範畢業回來，封至模先生從北京美術學校畢業回來，西安纔有創辦美術學校的運動。現在的校長，是王君在中學時的教師，此次王君創辦此校，乃去邀他來作校長。學校完全是私立的，除靠所入學費以外，每年得省署些須資助。但辦事人真能幹事；據王君說，這一點極少的收入，不但教

員薪水，學校生活費，完全仰給於他，還要省下錢來，每年漸漸的把那不合學校之用的舊校舍，局部的改換新式。<sup>④</sup>教員的薪水雖然甚少，僅有五角錢一小時，但從來沒有欠過。新教室已有兩所，現在將要落成的是第三所了。學校因為是中學程度，而且目的是為養成小學的美術教師的，功課自然不能甚高。現有圖畫音樂手工三科課程大抵已臻美備。圖畫音樂各有特別教室。照這樣困苦經營下去，陝西的藝術空氣，必將死而復蘇，薄而復厚，前途的希望是甚大的。所可惜者，美術學校尚不能收女生。據王君說，這個學校的前身，是一個速成科性質，曾經舉過一班業，其中也有女生的，但甚為陝西人所不喜，所以從此不敢招女生了。女師校長張先生說，女師學生尚有一部分是纏足的，然則不准與男生同學美術，亦自是意中事了。

美術學校以外，最引我注目的藝術團體是“易俗社”。舊戲畢竟是高古的，平常人極不易懂。凡是高古的東西，懂得的大抵只有兩種人，就是野人和學者。野人能在實際



生活上得到受用，學者能用科學眼光來從事解釋，於平常人是無與的。以宗教為例，平常人大抵相信一神教，惟有野人能相信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也惟有學者能解釋荒古的動物崇拜等等。以日常生活為例，惟有野人能應用以石取火，也惟有學者能了解以石取火，平常人大抵擦着燐寸一用就算了。野人因為沒有創造的能力，也沒有創造的興趣，所以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學者因為富於研究的興趣，也富於研究的能力，所以也戀戀於祖父相傳的一切。我一方不願為學者，一方亦不甘為野人，所以對於舊戲是到底隔膜的。隔膜的原因也很簡單，第一，歌詞大抵是古文，用古文歌唱教人領悟，恐怕比現代歐洲人聽拉丁文還要困難，第二，滿場的空氣，被刺耳的鑼鼓，震動得非常混亂，即使提高了嗓子，歌唱着現代活用的言語，也是不能懂得的，第三，舊戲大抵只取全部情節的一段，或前或後，或在中部，不能一定。而且一齣戲演完以後，第二齣即刻接上，其中毫無間斷。有一個外國人看完中國戲以後，人家問他看的是什麼戲，他

說“剛殺罷頭的地方，就有人來喝酒了，這不知道是什麼戲。”他以為提出這樣一個特點，人家一定知道什麼戲的了，而不知殺頭與飲酒也許是兩齣戲中的情節，不過當中銜接得太緊，令人莫名其妙罷了。我對於舊戲既這樣的外行，那麼我對於陝西的舊戲理宜不開口了，但我終喜歡說一說“易俗社”的組織。易俗社是民國初元張鳳翽作督軍時代設立的，到現在已經有十二年的歷史。其間辦事人時有更動，所以選戲的方針也時有變換，但為改良秦腔，自編劇本，是始終一貫的。現在的社長，是一個紹興人，久官西安的，呂南仲先生。承他引導我們參觀，並告訴我們社內組織：學堂即在戲館間壁，外面是兩個門，裏邊是打通的；招來的學生，大抵是初小程度，間有一字不識的，社中即授以初高小一切普通課程，而同時教練戲劇，待高小畢業以後，入職業特班，則戲劇功課居大半了。寢室，自修室，教室俱備，與普通學堂一樣，有花園，有草地，空氣很是清潔。學膳宿費是全免的，學生都住在校中。演戲的大抵白天是高小班，晚上是職業

班。所演的戲，大抵是本社編的，或由社中請人編的，雖於腔調上或有些須的改變，但由我們外行人看來，依然是一派秦腔的舊戲。戲館建築是半新式的，樓座與池子像北京之廣德樓，而容量之大過之；舞臺則為圓口而旋轉式，並且時時應用旋轉；亦有布景，惟稍簡單；衣服有時亦用時裝，惟演時仍加歌唱，如慶華園之演“一念差”，不過唱的是秦腔罷了。有旦角大小劉者，大劉曰劉迪民，小劉曰劉箴俗，最受陝西人贊美。易俗社去年全體赴漢演戲，漢人對於小劉尤為傾倒，有東梅西劉之目。張辛南先生嘗說：“你如果要說劉箴俗不好，千萬不要對陝西人說，因為陝西人無一不是劉黨”。其實劉箴俗演得的確不壞，我與陝西人是同黨的。至於以男人而扮女子，我也與夏浮筠劉靜波諸先生一樣，始終持反對的態度，但那是根本問題，與劉箴俗無關。劉箴俗三個字，在陝西人的腦筋中，已經與劉鎮華三個字差不多大小了，而劉箴俗依然是個好學的學生。我在教室中，成績榜上，都看見劉箴俗的名字。這一點我佩服劉箴俗，更佩服

易俗社辦事諸君。易俗社現在已經獨立得住，戲園的收入竟能抵過學校的開支而有餘。宜乎內部的組織有條不紊了。但易俗社的所以獨立得住，原因還在於陝西人愛好戲劇的性習。西安城內，除易俗社而外，尚有較為舊式的秦腔戲園三，皮黃戲園一，票價也並不如何便宜，但總是滿座的。樓上單售女座，也竟沒有一間空廂，這是很奇特的。也許是陝西連年兵亂，人民不能安枕，自然養成了一種“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的人生觀。不然，就是陝西人真正愛好戲劇了。至於女客滿座，理由也甚難解。陝西女子的地位，似乎是極低的，而男女之大防又是甚嚴。一天我在“新秦日報”（陝西省城的報紙共有四五種，樣子與“越鐸日報”、“紹興公報”等地方報差不多，大抵是二號題目，四號文字，銷數總在一百以外，一千以內，如此而已）上看見一則甚妙的新聞，大意是：離西安城十數里某鄉村演劇，有無賴子某某，向女客某姑接吻，咬傷某姑嘴唇，大動衆怒，有衛戍司令部軍人某者，見義勇爲，立將佩刀拔出，

砍下無賴子首級，懸掛臺柱上，人心大快。末了撰稿人有幾句論斷更妙，他說這真是快人快事，此種案件如經法庭之手，還不是與去年某案一樣含糊了事，任囚犯逍遙法外嗎？這是陝西一部分人的道德觀念，法律觀念，人道觀念。城裏禮教比較的寬鬆，所以婦女竟可以大多數出來聽戲，但也許因為相信城裏沒有強迫接吻的無賴。

陝西的酒是該記的。我到潼關時，潼人招待我們的席上，見到一種白干似的酒，氣味比白干更烈，據說叫做“鳳酒”，因為是鳳翔府出的。這酒給我的印像甚深，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酒壺上刻着“桃林飯館”字樣，因為潼關即古“放牛於桃林之野”的地方，所以飯館以此命名的。我以為陝西的酒都是這樣猛烈的了，而孰知並不然。鳳酒以外，陝西還有其他的酒，都是和平的。仿紹興酒製的南酒有兩種，“甜南酒”與“苦南酒”。苦南酒更近於紹興，但如饅底的渾酒，是水性不好，或手藝不高之故。甜南酒則離南酒甚遠，色如“五加皮”，而殊少酒味。此外尚有“醜酒”一種，色白

味甜，性更和緩，是長安名產，據云“長安市上酒家眠”就是飲了醪酒所致。但我想醪酒即使飲一斗也是不會教人眠的，李白也許是飲的“鳳酒”罷。<sup>1</sup>故鄉有以糯米作甜酒釀者，做成以後，中有一壺，滿盛甜水，俗曰“壺勸慝”，蓋醪酒之類也。除此四種以外，外酒入關，幾乎甚少。酒類運輸，全仗瓦器，而沿途震撼，損失必大。同鄉有在那邊業稻香村一類店舖者，但不聞有酒商足跡。稻香村貨物，比關外貴好幾倍，五星皮酒售價一元五角，萬壽山汽水一瓶八角，而尚無可賺，路中震壞者多也。

陝西語言本與直魯等省同一統系，但初聽亦有幾點甚奇者。途中聽王捷三先生說“汽費”二字，已覺詫異，後來凡見陝西人幾乎無不如此，才知道事情不妙。蓋西安人說S，有一大部分代以F者，宜乎汽水變為“汽費”，讀書變為“讀甫”，暑期學校變作“夫期學校”，省長公署變作“省長公府”了。<sup>2</sup>一天同魯迅先生去逛古董舖，見有一個石雕的動物，辨不出是什麼東西，問店主，則曰“夫”。這時候我心中亂想：犬旁一個夫字罷，犬旁一個甫字罷，豈

旁一個富字罷，豸旁一個付字罷，但都不像。三五秒之間，思想一轉變，說他所謂ㄨㄨ者也許是ㄨㄨ罷，於是我的思想又要往豸旁一個蘇字等處亂鑽了，不提防魯迅先生忽然說出，“呀，我知道了，是鼠。”但也有近於S之音而代以F者，如“船”讀爲“帆”，“順水行船”讀爲“奮費行帆”，覺得更妙了。S與F的搗亂以外，還有稍微與外間不同的，是D音都變爲ds，T音都變爲ts，所以“談天”近乎“談千”，“一定”近乎“一禁”，姓“田”的人自稱近乎姓“錢”，初聽都是很特別的。但據調查，只有長安如此，外州縣就不然。劉靜波先生且說：“我們渭南人，有學長安口音者，與學長安其他時髦惡習一樣的被人看不起。”但這種特別之處，都與交通的不便有關，交通的不便，影響於物質生活方面，是顯而易見的。汽水何以要八毛錢一瓶呢？據說本錢不過一毛餘，捐稅也不過一毛餘，再賺一毛餘，四毛錢定價也可以賣了。但搬運的時候，瓶塞衝開與瓶子震碎者，輒在半數以上，所以要八毛錢了。（長安房屋，窗上甚少用玻璃者，也是吃了運輸的虧。）

交通不便之影響於精神方面，比物質方面尤其重要。陝西人通稱一切開通地方爲“東邊”，上海北京南京都在東邊之列。我希望東邊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好的一部分，隨着隴海路輸入關中，關中必有產生較有價值的新文明的希望的。

陝西而外，給我甚深印像的是山西。我們在黃河船上，就聽見關於山西的甚好口碑。山西在黃河北岸，河南在南岸，船上人總贊成夜泊於北岸，因爲北岸沒有土匪，夜間可以高枕無憂。（我這次的旅行，使我改變了土匪的觀念：從前以爲土匪必是白狼，孫美瑤，老洋人一般的，其實北方所謂土匪，包括南方人所謂盜賊二者在內。紹興諸縣一帶，近來也學北地時髦，時有大股土匪，擄人勒贖，有“請財神”與“請觀音”之目，財神男票，觀音女票，卽快票也。但不把“賊骨頭”計算在土匪之內。來信中所云“梁上君子”，在南邊曰賊骨頭，北地則亦屬於土匪之一種，所謂黃河岸上之土匪者，賊而已矣。）我們本來打算從山西回來，向同鄉探聽路途，據談秦豫驛車可以渡河



入晉，山西騾車不肯南渡而入豫秦，蓋秦豫尚係未臻治安之省分，而山西則治安省分也。山西人之搖船與趕車者，從不知有為政府當差的義務，豫陝就及不了。山西的好處，舉其犖犖大者，據聞可以有三，即一，全省無一個土匪，二，全省無一株鴉片，三，禁止婦女纏足是。即使政治方針上尚有可以商量之點，但這三件已經有足多了。固然，這三件在江浙人看來，也是了無價值，但因為這三件的反面，正是豫陝人的缺點，所以在豫陝人的口碑上更覺有重大意義了。後來我們回京雖不走山西，但舟經山西，特別登岸參觀。（舟行山西河南之間，一望便顯出優劣，山西一面果木森森，河南一面牛山濯濯。）上去的是永樂縣附近一個村子，住戶只有幾家，遍地都種花紅樹，主人大請我們喫花紅，在樹上隨摘隨喫，立着隨喫隨談，知道本村十幾戶共有人口約百人，有小學校一所，村中無失學兒童，亦無遊手好閒之輩。臨了我們以四十銅子，買得花紅一大筐，在船上又大喫。夏浮筠先生說，便宜而至於白喫，新鮮而至於現摘，是生平第一次，我與

魯迅先生也都說是生平第一次。

隨海路經過洛陽，我們特爲下來住了一天。早就知道洛陽的旅店以“洛陽大旅館”爲最好，但一進去就失望，洛陽大旅館並不是我想象中的洛陽大旅館。放下行李以後，出到街上去玩，民政上看不出若何成績，只覺得跑來跑去的都是妓女。古董鋪也有幾家，但貨物不及長安的多，假古董也所在多有。我們在外面吃完晚飯以後忽忽回館。館中的一夜更難受了。先是東拉胡琴，西唱大鼓，同院中一起有三四組，鬧得個天翻地覆。十一時餘，“西藏王爺”將要來館的消息傳到了。這大概是班禪喇嘛的先驅，洛陽人叫做“到吳大帥裏來進貢的西藏王爺”的。從此八來人往，鬧到十二點多鐘，“西藏王爺”纔穿了棗紅寧綢紅裏子的夾袍翻然蒞止。帶來的翻譯，似乎中國語也不甚高朋，所以主客兩面，並沒有多少話。過了一會，我到窗外去偷望，見紅裏紅外的袍子已經脫下，“西藏王爺”却御了土布白小褂褲，在床上懶懶的躺着，腳上穿的並不是怎麼樣的佛鞋，却是與郁達夫君

等所穿的時下流行的深梁鞋子一模一樣。大概是夾袍子裹得太熱了，外傳有小病，我可證明是的確的。後來出去小便，還是由兩個人扶了走的。妓女的局面靜下去，王爺的局面鬧了；王爺的局面剛靜下，妓女的局面又鬧了。這樣一直到天明，簡直沒有睡好覺。次早匆匆的離開洛陽了，洛陽給我的印象，最深刻的只有“王爺”與妓女。

現在再回過頭來講“苦雨”。我在歸途的京漢車上，見到久雨的痕迹，但不知怎樣，我對於北方人所深畏的久雨，不覺得有什麼惡感似的。正如來信所說，北方因為少雨，所以對於雨水沒有多少設備，房屋如此，土地也如此。其實這樣一點雨量，在南方真是家常便飯，有何水災之足云。我在京漢路一帶，又覺得所見盡是江南景色，後來纔知道遍地都長了茂草，把北方土地的黃色完全遮蔽。雨量既不算多，現在的問題是在對於雨水的設備。森林是要緊的，河道也是要緊的。馮軍這回出了如此大力，還在那裏實做“搶堵”兩個字。我希望他們“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水災平

定以後再做一番疏濬並沿河植樹的功夫，則不但這回氣力不算白花，以後也可以一勞永逸了。

生平不善爲文，而先生却以秦遊記見勗，乃用偷懶的方法，將沿途見聞及感想，拉雜書之如右，敬請教正。

伏園。

(一九二四年七月。)

樹山記

# 朝山記瑣

## I.

### 朝 山.

人畢竟是由動物進化來的，所以各種動物的脾氣還有時要發作，例如斯丹利霍爾說小孩子耍戲水是因為魚的脾氣發作了。朝山這件事，在各派宗教裏雖然都視為重要；但無論他們怎樣用形而上的講法說到天花亂墜，在我却不妨太殺風景的說一句：除了若干宗教信仰等等的分子以外，朝山不過是人的猴子脾氣之發作。我們到妙峯山去的五個人當中，至少我自信是有些如此的。

我國西南一帶的山水我沒有見過，嘗聽朋友們講述是怎樣的秀麗偉大而又多變化，在國內大抵要算最好的了。東南我是大略

知道的，比不上西南自不消說，但每謂比北方一定是比得上而且有餘的。泰山算得什麼呢，在北方居然出了幾千年的風頭，我以為其餘可想而知了。所以人在北方是不大會作遊山之想的。自去年看見清瘦而又崇高的華山以後，雖然沒有去遊，但“北方之山近於土堆”的意見漸漸打破了。而妙峰山又是我生平所見第二次北方的好山。在這樣的山中行走，我們才知道我們的祖宗從前是怎樣的為我們開闢世界，我們現在住着的世界是會有人不靠物質的幫助而肉搏出來的。我們雖然是步行，在好像用幾個“之”字拼合起來的山道上步行，自以為刻苦了，差勝於大腹便便的或是鶯聲鶯語的坐轎的老爺太太們了；但是我們有關好了的路，有點好了的路，沿途有茶棚可以休息喝茶，手上又有削好了隨處可以買到的桃樹杖，前途又一點也沒有什麼猛獸或敵人的仇視，而有的只是一見面便互嚷“虔誠！虔誠！”的同一目的的香客。我們是何等的幸福呵！但是我們還覺得苦，這可以證明我們過慣了城市的生活，把我們祖

先的強健的性習全丟掉了。

講究的國家有公共體育場，有公共娛樂所，有種種完美的設備，可以使身體壯健精神愉快的。我們雖然知道這些，然而得不到這些，我們還是一年一回跟着往妙峯山進香的人們去湊熱鬧罷。

## II.

### “星霜，星霜！”

在北京城裏，街上常見有四擔或五擔籠盒，每擔上有八面小旗，各繫小鈴，挑著“星霜星霜”地響著招搖過市。多少人不明白個中底細，每當他們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人物，從不去過問他們，尤其是我們江浙一帶的人爲然。但是到了妙峯山，我們纔自慚形穢，覺悟自己是另外一個世界裏的人物，那個世界却完全屬於他們的。

如果你在廟裏面等候着，聽人說“到會了”的時候，你要記住這是指廟外面有“會到了”。照例的，先是四擔或五擔乃至六擔八擔的籠



盒，“星霜星霜”地響著過來，這做叫“錢糧把”，裏面放的是敬神的香燭以及紙糊的元寶等等。“錢糧把”的前面是一個壯健的少年捧着供物，這看各種香會性質的不同，例如“獻花老會”則捧鮮花，“茶會”則捧茶葉，“饅首聖會”則捧饅首。後面跟著會衆，數人數十人乃至數百人不等。“錢糧把”進門後就放在院子裏，各人都拿出香——講究的再加以燭——來燃着，便跪在神前磕頭祈禱。少年跪捧表章，居主祭者的前列，由廟祝用火徐徐燒着。表章是刻版現買的，空格上填進供物，會衆人數，及會首姓名，放在一個五尺來高的方柱形的黃紙袋中，置於適能插下方柱形的鐵架子上，少年的手就捧着那鐵架子。這叫做“燒表”。說到“燒表”，我們即刻會聯想到光緒二十六年的某事，其實往妙峯山進香的人們的種種舉止都可以表示出他們與“光緒二十六年最先覺得帝國主義之壓迫”的英雄們是一路的。燒表時廟祝用兩枝竹箸，夾着表章，使灰燼落入空柱中，不往外傾，口中儘唸“虔誠！”“虔誠！”不止。到了將要燒

完的時候，“虔誠！”的聲浪忽然提高，下面跪着的會衆們，一聽得這提高的聲浪，便大家把腦袋兒齊往下磕。磕猶未了，必有年較長者，忽轉身向會衆起立，口中很念著幾句嘹亮的言語，例如

“諸位！在這裏的，除了我的老師，便是我的弟子，我特地磕一個頭，替你們祈福！”說着就跪下大磕其頭。這種句語大抵是各各不同的，得由德高望重而又善於辭令的人自己去想，例如我另外聽得一個是與上述的大同小異，末後却加上一個問題，問會衆們“當此災禍連年的時候，我們這種人不見砲火，是誰的力量？”會衆們於是大嚷這是由於神的佑護。這種情境活像是在初行“啟發式教育”的國民學校的教室裏。答出這個問題以後，會衆進香的手續算是完了。——但須看來的是什麼會。倘是個少林會，那麼，進香完畢正是他們工作的開始，因為還要在神前各獻他們的身手哩。倘是個音樂會，要演奏音樂大鼓會，要演唱大鼓；梨園中人的什麼會，還要在神前演戲，不過角色是完全扮好

了來的，演完便各自卸妝回去。“星霜星霜”的“錢糧把”也依然帶著。

### III.

## 香 客

除了會衆以外，個人的香客的進香方法，就不是這樣了。我見有一個是三步一拜，一直從山下拜到山裏；又一個幾乎是一步一拜，看他樣子已經是非常疲乏了，但仍是前進不懈。我們猜測，這一定是自己或是父母——但決不是爲了妻子罷——大病全愈以後來還願的。無論茶棚子裏面怎樣高聲的喊着那——

“先參駕！——這邊落坐，喝粥喝茶！”

再加以“嚕！”的一下磬聲，這樣簡單而動人的音調，他也決不反顧。可憐，滿眼看過來，對於這種呼聲，磬聲，這種來往的香客，四周的景物，取一種鑒賞或研究的態度的，實在只有我們五個人。是頡剛兄的主意，未動身以前，先勸我去了洋服，而且沿路一概隨俗；對於同時上

去的香客，見有互喚“虔誠”的，我們於是也從而“虔誠”之；對於下來的香客，雖向我們喚“虔誠”但見同行的人有答以“帶福還家”的，我們也從而“帶福還家”之。到廟門，是先買了香燭進去的；在廟中，是先燃了香燭規規矩矩的跪拜的；在廟中的客室住了兩宵，是完全以香客的資格受廟祝的招待的。我們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看見一點東西，否則只落得自己被他們看去，而我們所得的知識一定有限了。

三步一拜，五步一拜，乃至一步一拜的香客到底是不多的，正如全身穿了黃色衣服或紅色衣服的香客也是不多一樣，這種都是為着重大緣故而來的。其餘大多數的人，都像我們一樣的走上來，一樣的進廟門，一樣的跪拜，一樣的磕頭；我們既敢自信別人一定看不出我們是為觀風問俗而來，那麼我們也安敢自誇我們是知道別人懷着的是什麼心眼呢？我們只能說，在外表上看來，我們都是一樣的香客罷了。

照例，香是應該放在香爐裏的。但在香

爐後五六尺遠，就有一堵照牆。照牆與香爐的距離間，左右又加築兩道短牆，這樣三面短牆一面香爐恰成一個正方形了，這就是我們燒香的大香爐。我們到的時候，香市漸寥落了，但這大香爐還有傾炸的危險，三面磚牆都用木柱子支撐着。香客們決不能往香爐中插香的，只用整把的線香往大香爐中一扔，這就算是燒香了。

#### IV.

### “帶福還家！”

娘娘廟的門外，擺着許多賣花的攤子。花是括絨的，紙紮的，種種都有。一出廟門，我們就會聽見

“先生，您買福嗎？”

這種聲音。“福”者“花”也，即使不是借用蝙蝠形的絲絨花的“蝠”字，這些地方硬要把“花”叫作“福”也是情理中可以有的。對於所謂“福”，我們在城裏的時候已有了猜想，以為這一定是進香以後由廟中贈與香客

的。如果真是這樣，那够多麼美妙呵！但是這種猜想到半路已經證實是不然了。不過我們還想，這種花一定是出在妙峯山上的。如果真是這樣，即使是用錢買的，我們帶回來够多麼有意義啊！但後來一打聽，纔知道京中紮花鋪的夥計們先“帶福上山”然後使我們香客“帶福還家”的。經過如此一場大“幻滅”之後，我們宜若可以不買花了，但我們依舊把絨花，紙花，蝴蝶形的花，老虎形的花戴了滿頭。胸前還掛着與其他香客一例的徽章，是一朵紅花，下繫一條紅綬，上書“朝頂進香代福還家”八字。“代”者“帶”也，北京人即使是極識字的，也每喜歡以“代”代“帶”，其故至今未明，但“代”字可作“帶”字解，已經是根深蒂固，幾乎可在字典上加註一條了。

“帶福還家”也是一種口號，正如上山時互嚷“虔誠”一樣，下山時同路者便互嚷“帶福還家”。即使是山路上坐著的乞丐們，也知道個中分別，上山時叫你“虔誠的老爺太太”，下山來便叫你“帶福還家的老爺太太”了。山路最普通者共有三條，每條都劃分幾

段短略，每段設有茶棚，並設有山頂女神的行座，大抵原意是如有香客中途不能上山，在茶棚裏進香行禮也就行了。在這種茶棚裏，所用茶碗茶壺茶桌等都非常精緻堅實，鑄有某某茶會等字樣。而且專請嗓子嘹亮的人在棚下呼喊并打磬，雖然如上面所說，語句非常簡單，但他們却津津有味像唱歌般的呼喊著，上山時“先參駕！這邊落坐，喝粥喝茶！”下山則也嚷“帶福還家”。他們在城市中打拱作揖拘拘得一年了，到這裏藉著神的佑護呼喊個痛快。

## V

### 餘 論

妙峯山香市是代表北京一帶的真的民衆宗教。我們的目的是研究與賞鑒，民衆們是真的信仰。“有求必應”通例是用匾額的，他們却寫在黃紙單片上沿路貼着，這可證明香客太多，廟中已經放不下匾額了，也可證明物質生活尚够不上買一塊匾額的人也執迷

了神的偉大的力而不得不想出一個“有求必應”之活用的方法了。

論到物質生活，低得真是可驚。據說連饅首燒餅等至極簡單之物，也得由北京運去；本地人吃窩窩頭自不消說，但他們的窩窩頭據說也不及北京做得好。食品以外，我再舉一件三家店渡河的用具，也可藉以想見京西北一帶物質生活之古樸低陋了。河並不寬，造橋是不難的，却用渡船。水上先駕一條鐵索，高離水面約五尺許，兩岸用木作架支之，索端則用大石塊壓於地上。河中是一隻長方形的渡船，一端向下游，一端向上游。上游一端，有立柱一，與河上鐵索相交，成十字形，使船被鐵索扣住，不能隨河水順流而下。渡河的人們，就乘着這橫走的渡船來往。這是說沒有橋的地方。有橋的地方呢，先用桃木編成圓筒，當中滿盛鵝卵石，將這種一筒一筒的鵝卵石放在中流，上攔跳板，便成了原始的橋了。總之，這些地方的用具幾乎無一不是原始的，我所以說這種旅行最容易令人想起祖宗們的艱難困苦了。



但是靠了神的名義，他們也做了許多滿我們之意的事。山上修路，點燈，設茶棚等等不說了；就在山下，我們也遇見一件“還願毀隴”的新聞。將到山腳的地方，車夫不走原有的小路了，却竄入人家的田隴，隴上的麥已經被人踏到半死的。我問爲什麼，車夫說這是田主許願，將路旁麥田毀去幾隴，任香客們踐踏，所以叫做“還願毀隴”。這是偉大的，此外如山中溪水旁竟寫有“此水燒茶，不准洗手臉”字樣，簡直連都市中的文明社會見之也有愧色了。

我對於香客的缺少知識覺得不滿意，對於鄉間物質生活的低陋也覺得不滿意，但我對於許多人主張的將舊風俗一掃而空的辦法也覺得不滿意。如果妙峯山的天仙娘娘真有靈，我所求于她的只有一事，就是要人人都有豐富的物質生活，也都有豐富的知識生活與道德生活，——換句話說就是決不會迷信天仙娘娘是能降給我們禍福的了，——但我們依舊保存妙峯山進香的風俗。

(一九二五年五月。)

伏園遊記一册

實銀四角

一九二六年十月印三千本

北京東皇城根25  
上海寶山路寶山路 北新書局發行

9644

